

川  
萬  
壽  
齋  
文  
彙

卷十七之十八



07141

小萬卷齋文集目錄

卷十七

支譜墓圖記

印心石屋圖記

志矩齋讀書圖後記

小滄浪七友圖記

勤業圖記

荆桐連枝圖記

林泉同樂圖記

明黃節愍姚忠惠兩公畫像記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目錄

宋天禧監都酒務印記

鐵錨記

節蓮記

春酒介眉會記

東岸汪氏新建文昌宮碑記

旌邑湯村重建文昌閣碑記

趙氏新建文昌閣碑記

新建梁伯鸞祠碑記

重修任村殿碑記

喬渡新建呂祖師廟碑記



朱氏支祠碑記

常熟張氏祠堂碑記

唐氏宗祠碑記

唐從先公受中公合祠碑記

族祖母李孺人節孝祠碑記

松江府學新建孝弟祠碑記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目錄

二

小萬卷齋文藁卷十七

涇 朱琿 蘭坡

支譜墓圖記

墓之有圖古志也肇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職鄭注謂畫其地形及邱壟所處而藏之藏之者將以區兆域弭爭侵俾世世數典毋忘意至深且遠後代既罷此官官弗籍則在私家爲永守計道莫若箸之於譜竊嘗經過燕齊見平原曠冢中纍纍然土一抔耳苟非貴盛豈三板封春秋緯稱土樹槐庶人楊柳亦多荒不耘由是雨雪摧焉輪蹄躡焉厯數十載而犁墓爲田之歎興嗚呼防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一

墓崩則尼父泣況祖宗遺骸竟歸淪沒此固仁人孝子之所當痛心疾首者也惟南中造塋瑩以石錮以灰油築杵精堅制差善然歲久未免泐釋閒闕修治蔽翳蓬顯漸與夷壤等故我鄉偶有營建鋤鏝甫施往往逢廢壙抑子孫稍式微緣事外羈疑於無主黠者遂思冒叨思盜瘞獄訟滋繁迷指證不可詰究昔宋淳熙四年徽國文公初返里訪墓連同失而後得迨製譜序又云二世祖妣方夫人三世祖十五公暨妣馮夫人三墓俱未由識謹按自文公逆溯世僅七八其間乏兵燹之擾而勢已如此若陵谷變更愈遼邈更復何論且朱氏遷涇

祖爲中孚公墓幾滅族裔出死力壘控乃克還故至興  
公祺公父子二墓近依村落基跡終昧或曰室其上明  
神宗時邑宰陳君大綬親蒞勘立碑迄今祭寒食履塗  
而拜假令當年曾繪圖繫說界畫胥備預絕淆紊譜尤  
眾睹驟難遁匿雖構疊端援帙睇訊宜獲準的必不致  
傳聞影響剖判依違貽憾來葉卽斯以觀圖肖墓而譜  
章圖符節之合實資夫是矣顧譜經屢輯例各殊嘉靖  
譜圖甚疏略乙酉宗譜於婺源獨圖惟甫公墓誇文公  
之鍾毓也而餘不與其弊偏儻公紱公兩支譜皆推及  
分甲祖用鏗公而止同處一方彰灼可據何故遺之闕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二

追遠之義其弊隘茲特斷從中孚公以下逮成叔公支  
派凡旣葬者概祔焉非溺形家言用示義道昭宣兢兢  
勿替縱徙居出鄉他日厯桑梓翩然回駕猶得持是作  
諮尋之導蓋存周官舊法云

印心石屋圖記

宋儒說九江資水居一酈道元謂源出武陵郡之唐紮  
山至益陽縣與沅水合於洞庭又云迸流山邨一名茱  
萸江是蓋水之變稱也故其中有灘亦曰茱萸灘云今  
之安化本漢益陽地資水經其西境復經其東北境眾  
派交匯精氣所聚鍾毓英賢而宮保制府陶公實產此

間水兩岸壁立如門潭中有石方正若印然羣目爲印  
心石宮保少時嘗隨贈公築廬讀書其上故生平詩文  
集卽以印心石屋名旣由翰林歷監司旋握節鉞臨蒞  
江南閱五載吏民協和百廢修治乙未冬請觀

天子俞之抵都門

晝接十餘凡關國計宜興革罔弗伏青蒲而陳幾於心  
心相印如石投水而莫之逆也厥後

垂詢家世縷悉以對蒙

特加寵異

御書印心石屋額頒賜臣工榮遇迥越前代在

小菴卷齋文彙

卷十七

三

本朝惟陳元龍宋學孫在豐等數人不多及宮保感淪  
肌髓歸乃勒貞珉繪圖紀事竊維石一物耳然藏於山  
則礦璞有韞玉之輝焉貢於庭則擊拊若鏘金之韻焉  
學學堯堯始藉攻錯終砥柱中流奠宗社於磐石石作  
印形非僅誇斗大繫肘後也亦非欲援梁相張顛椎石  
得印預徵其佳識也蓋石方且正明示人敦方嚴之品  
而擴正大之情施之於政譬猶孟方則水方表正則影  
正大學絜矩之道卽斯可見石爲水涵育則又溫潤而  
澤若泰山之雲觸石而雨乎天下如是庶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仰答蓼蕭湛露之

龍光聞石室肇自文翁翁化巴蜀媿鄒魯班史箸稱宮  
保之石屋前後恰符當思所以嗣徽音益恢偉業者而  
資江一水入湖入岷江遂環帶豫章直達諸皖省江省  
之域愷澤旁敷閩閩浹泆沐議者將舉資水名專屬宮保  
其殆繼司馬溫公之涑水並傳千古矣抑念大雅誦申  
甫首言嶽降安化有梅山有黃柏山溯其脈皆由衡嶽  
準此流播篇什何難與崧高比隆況遭逢

聖主遠邁周宣良臣應歌喜起而遑論申甫爲且圭璋  
令望必本藍田當年鯉庭執經沃聆教誨以臻式穀頃  
假還省墓重過舊日讀書處

小菴卷齋文集

卷十七

四

宸翰燦華堂構彌耀里黨幸擎天之出巨材咸嘖嘖曰  
先靈其慰哉然則觀茲圖之成用昭

上德懷考訓忠孝實兼盡烏可無述爰自公卿下逮矜  
佩綴學之子多踴躍賦詩余部民也顧曩登進士科列  
詞館猥廁同榜親暱最早尤不勝欣忭而推闡其義揚  
挖其盛美爲之記

志矩齋讀書圖後記

長洲彭子朗峰余戚也一日持其先祖南昫公爲考雲  
客公所作志矩齋讀書圖屬加題識敬展觀則文章老  
宿闡發已詳復何言然欲附名簡末聊罄鄙私并及其

守此圖者泐圖之作維康熙辛未距今百有四十餘年矣問其齋猶巋然也問其書猶秩然也而茲圖亦歷久無恙音容儼然嗚呼貽謀其遠矣哉昔者范喬泣硯魏暮獻笏凡祖宗手澤留遺咸珍護愛惜垂示奕葉况乎關學問之淵源更非一器一物兢兢致守者比也其關學問柰何矩之義原本天地顛頊之言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君子法之爲民父母而商高又曰圜出於方方出於矩是言矩而意已賅焉孔子之不踰矩精之爲窮理盡性至命而實不越乎子臣弟友之倫禮樂名象之數從心所欲不若後人之寂守其心也說者謂與大學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五

之絜矩有自然勉然之分竊念絜矩者王道也不踰矩者天德也論王道而施諸世齊治均平各適其宜論天德而體諸身仕止久速亦各當其可理固一以貫之且孔子道在六經六經之紀載犁然具備爲天下萬世標立楷模故書卽矩也雲客先生讀孔子之書因求孔子之志而遂蹈孔子之矩南昉先生繼其志所謂日子曰孫重規疊矩者也至裔嗣守而弗失則又以高曾之矩希聖賢之矩篤志於學益懋先業蓋君家自南昉公而下芝庭尙書閣振基緒由是子姓日繁盛簪纓蟬聯箸望甲吳中要皆循循焉矩矱是遵罔敢偏而改錯孟氏



稱君子之澤祇及五世特以其親屬竭耳如果守之有道雖百世勿替可也奚止五世哉余故續爲之記既藉申高山景行之懷且卽守此圖而可見朗峰之能繩祖武以無怠厥志也

小滄浪七友圖記

吳門節署有園池曰小滄浪安化雲汀陶公澍時爲巡撫嘗邀同歲生宴集其間因繪七友圖按圖右喬松欹磴貌甚古左列修篁謾謾若發聲雲汀倚松立撚髭作吟狀松下結跣趺而手書者華陽卓海帆秉恬也竹垂蔭橫琴膝上爲寶應朱詠齋士彥斜上則長樂梁茵林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六

章鉅在焉微側坐聽琴中央設几置棋枰元和吳棣華廷琛面枰而觀對局者一吳縣顧南雅蒞左執匱具右拈子凝思欲下其一屈左肱而探右手入匱畫師睨余曰殆君也耶然余不善奕南雅以本郡人故預實未歸聊寫此寄幽興云或疑雲汀勤於政茵林輔之朝考夕究娛樂事胥屏顧得乘休暇誼篤蘭譜何哉嘻自壬戌通籍以來幾三十年矣回憶霓裳同詠接步木天館中清課郊外雅遊七人者罔弗合併間又啓詩社踏雪圍鑪賡酬倍洽近跡雖稍殊而聯襪蘇城彷彿續春明舊況且相勗廣業闋濟民生否亦束身圭璧期向學卽濫

廁如余安敢惕憚則斯圖之成非獨侈一時嘉會也繁  
昔竹林七賢及有明前後七子箸稱藝苑吾儕苟能勉  
自樹異日流播當齊芳軌特書以爲券七友論齒南雅  
長次余次詠齋次棣華次莖林次雲汀次海帆紀官則  
雲汀外詠齋兵部侍郎莖林江蘇布政使棣華曾任雲  
南按察使今四品京卿南雅曾任翰林學士今編修海  
帆需次順天府丞余先忝侍講後右贊善雲汀延主正  
誼講席道光己丑夏四月涇蘭坡朱珣撰記勒石將陷  
諸滄浪亭畔名賢祠之廡壁

勤業圖記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七

天下事無在不墮於闕憚因循之手故人生勤四體最  
亟勤與惰反勤則習勞惰則耽逸也而勤各有業焉書  
曰業廣惟勤所以警曠官韓文公進學解曰業精於勤  
所以箴荒士顧非獨官及士也下至農工商賈漁樵之  
侶星史卜祝之倫洒削胃脯猥鄙之役暨夫女紅之肆  
蠶織課鍼耨業不同而勤其業者罔不同且夫帝王以  
憂勤爲本禹之克勤正禹之克艱三代後明盛之主類  
皆宵旰孜孜勤問治道其飭吏曰清曰慎必終之曰勤  
若陶太尉衙齋運甕自矢惜分陰無事猶然而臨事之  
勤可知然則統古今相長相養於天地間者我得以勤

之一言概矣衡若江君邑之寬厚長者也少喜讀靈樞  
素問勤於醫遂藉醫名居鄉九廡行大者在解紛排難  
俾合族三十年無爭訟外此隨時補救勤勤至耄老而  
未有已家人率教亦莫敢怠嬉蓋嘗見巨室豐富養尊  
而處優心計茫然動煩使令僮婢少遼緩奴而叱焉子  
若孫樂享成業氣益驕食非鱸美弗餐衣非華采弗服  
恣情所欲往往徵逐於擣蒲蹋踺優伶粉黛之好游蕩  
宛邱視爲故常閨闈因多飾珠貝金翠相炫耀而絲泉  
酒漿蔑肯任勤迨一旦頽落筋骨脆不勝苦辛甘旨慣  
不耐麤糲觸藩羸角較夙貧彌甚故曰能者輻湊不肖  
者瓦解無他不勤故也不勤而失其業之恆故也如君  
者庶知本務哉今君郵寄圖幅屬題識圖中板屋數楹  
茂樹覆於檐繁花闌於戶堂纔盈尺正坐者君也右坐  
者夫人陳也左偏坐者筮仇也迺後讀書者子德周也  
紡績於房者子婦余族也釋孫輩分行列侍別一襁褓  
臥童女撫之旁舍則歸犢繫柵鳴雞守犬各得閒趣熙  
怡景象彷彿桃源余謂此君家家慶圖也而特以勤業  
稱用識君貽謀之志爰推是意而書諸幀肩

荆桐連枝圖記

田氏荆韓氏桐皆兄弟箸聲後人遂傳爲故實稱田氏

者既嘉其感觸菀枯終無翩反稱韓氏者則謂和氣致祥非徒侈爵位兩事胥藉植物以彰此小雅常棣之詩之意也家漢臣昆季慕前徽乃合圖焉屬余記念自從兄又荃公好義慤拳貽謀有穀厥子符燕山之數能謹守箕裘故託諸縑素藹然睂宇按圖居中坐磐石微偃羽扇者長督相卽漢臣也次繼桓榮左坐西嚮手撚鬚小兒侍肘奚僮伺其下次三質園份右坐東嚮旁童孫展書諦視蓋質園以孝廉任學博課讀勤因兒之若是更右二人立一持摺疊扇指而欲言者次四達夫材也一肩隨右手曳宮扇左拈髭似與達夫對語者季約園

小萬卷齋文葉

卷十七

九

杓也漢臣年幾七十餘六十以下有差最少亦將五旬矣白首同心鄉閭翕聚共被之歡連牀之約曩賢風軌夫復何異世俗昧倫誼骨肉疏隔非角嬉遊猶相狎比逮壯而妻孥之私暱間之貨利之封殖又間之瑣嫌纖競積而成鉅鬪於牆訟於庭恬不知怪甚至互諉其父母之養雖手足凋傷漠等陌路凌夷媮薄深堪流涕怡怡如君輩可謂難哉獨是余三月孤露同懷二兄尙弱奉孀帷依恃爲命伶仃之況每憶及輒增慙痛今且雁影分飛并同祖諸兄無一存者滿腔鬱塞末由起九原而訴踽踽叢叢披林杜之章未忍卒讀記茲圖曷禁其

歐歛而屢欲輟翰也圖中荆樹三株桐樹雙株兼之適得五爰爲易名曰荆桐連枝俾他日垂示子孫永遵模楷而凡滴其性者觀之或類有泚乎若夫叢竹老松特資烘染姑從略然詩詠苞茂而下卽遞徵式好義亦可類推焉

林泉同樂圖記

天下能與人同樂者卽能與人同憂者也而兄弟間爲尤甚孟子言同樂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范文正公未登第早存先憂後樂之志是固胞與爲懷非局於家庭里黨遽快然無遺憾顧昔賢所稱名教中自多樂地而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十

人反忽之蓋世俗競營仕進違鄉遠適骨肉睽離期閱十年信艱千里聽雨之約都成虛願若夫棲幽林漱清泉塵鞅弗擾而門內聚順則必纏綿固結矢諸憂患而不易然後俯仰寬泰此樂何極常棣之篇始乎脊令急難而終之以和樂且湛和樂且孺斯之謂也我族推式好者維漢臣昆仲曩嘗爲之記今復於嶽西公裔得五人焉燕山之數視漢臣家恰符其才質俱偉務求惇睦亦相類爰繪圖屬述用垂後嗣先是起第宅東偏別構書室倚旗峰之麓緣坡種花圃秀嵐霏駢羅戶外平居各事其事暇輒萃處堂堦輸惓款聞鸚鵡之鳴恍若雁

序之唱酬也觀梅桂之榮恍若荆枝之糾糝也當是時  
樂可知已於虜風會之媿也親或以疏間長或以幼隳  
天真薄意氣必囂堅拗之性麤厲之貌欺詭之術往往  
不擇人而施初則細故蠶剝錮習漸深忘其恩誼遂至  
強食弱肉猶憫焉誇得計古者小雅詩人傷朋友道衰  
日將恐將懼唯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況乎戚屬  
也手足也漠視其憂思獨享其樂本絕無惻然相恤之  
隱更何有驩然相接之情哉余遭家不造終鮮兄弟而  
頻歲齟齬積憂莫解幸讀書稍足自樂雖然覽茲圖也  
不能無感又竊慕君輩融怡之致老而彌篤急表之尙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十一

冀回涼德於萬一云爾五人者長麗堂煜次俊卿灼次  
壽昌熾次立庵燾季同甫逢吉俊卿屢任司訓同甫隸  
黌序餘並授四品銜

明黃節愍姚忠惠兩公畫像記

余嘗讀歐陽集中王彥章畫像記竊謂彥章失擇木之  
義難以云智然君子猶嘉其誓死無二用是知忠之不  
可沒而考古者無取乎苛議也前明黃節愍公子澄偕  
姚忠惠公善殉建文之難萬厯間吳門立表忠祠合祀  
焉二公越數百年矣其遺像尙在崑山節愍裔孫珍藏  
之頃重摹并書祠記乞述事間考靖難師起論者多以

驟削藩爲節愍病雖然燕王本梟雄之資窺伺神器蓄謀固已久當是時削亦叛不削亦叛苟曲突徙薪漫無籌畫責備之施當愈甚乃先事議削而又咎其挑釁豈平情之論哉大抵明初諸王視漢七國同漢賈誼陳眾建少力之策於文帝帝不能用後果驗明有葉伯巨者進言太祖太祖斥爲離間骨月下之獄瘐死後亦卒驗故明之伯巨卽漢之賈誼也漢鼂錯建議景帝朝旋受袁盎譖被誅然錯於漢不得爲不忠明節愍等議削藩燕王遂藉口清君側適類七國之請誅錯賴惠帝仁柔僅謫之耳故明之節愍卽漢之鼂錯也獨是漢七國旣

有迪雞不飛之勢而景帝頗剛斷復得周亞夫爲將終破敵明則自太祖誅鋤功臣宿將殆盡一旦有急無以應變而燕王屢經征伐據北平形勝聚精兵兼有姚廣孝爲謀主張玉朱能諸貔虎之士爲爪牙鋒銳不可禦而欲以乳臭之李景隆當之其敗也固宜景隆旣敗節愍慟哭請正其罪同時練公子寧亦痛切言之皆不聽嗟夫天下未嘗無人也勇如瞿能輩見忌於景隆致戰亡而鐵公鉉以書生屢挫燕眾假令惠帝能赫然奮發毋敕諸將恐負殺叔父名使臨陣牽掣誅景隆以振惰軍別命鐵公等鼓行而前燕兵亦何遽長驅南下此節

愍所由拊膺深歎者也至其忠憤所激視死如歸我朝明史贊以爲百世下猶有生氣斯誠至當之衡矣若忠惠與節愍故姻也節愍之貶忠惠上言遂復召蓋素有同志黃給事鉞稱姚公忠烈有國士風方正學因貽書邀約奉詔勤王特大勢已去而徒區區恃郡邑之力殆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耶忠惠之爲政也與魏公觀等五人號姑蘇五太守其賢可知魏公冤戮併及高侍郎啓忠惠節愍亦駢死事恰相符然侍郎祇文士之禍而二公則忠臣也二公像皆衣緋忠惠貌豐下鬚髯殊偉節愍瘦頤眉斜矗並具嚴肅之概猶想見殿廷不屈時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瞻仰之餘爰做歐公例而推論以記之如此

案忠惠後嗣無徵節愍據史稱一子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黃表是其後而蘇郡志載劉侍郎璉誌銘則曰姚公預造黃冊籍公子珪爲道士更名立微玉爲里正更名彥修故獲免與史言不合劉公文係洪熙元年作時代甚近宜可信顧郡志又稱節愍墓在馬鞍山之陽子彥修彥輝何忽出一彥輝姚公諡忠惠在福王時見明史稟近刻無名氏二公合祠考則言諡文靖祠記乃永嘉王公叔杲之詞申文定公書而卽以爲文定記俱屬參錯



姑附識以俟質證焉

宋天禧監都酒務印記

居今日而求周彝般畢數千載之物雖祕其器摹其形  
詡爲寶貴實多燕石之襲宋以來時世差近或者易視  
之而推審原委確乎可憑然則好古之士宜何從余識  
甘明經煦於鍾山講席篤學人也比歸致尺素以獲宋  
官印告謂有事西疇農家祖昔鋤地所得核篆文爲監  
江寧府都酒務記八字背有行書曰天禧二年八月少  
府監鑄據宋史輿服志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餘皆一  
寸八分故印徑廣如其度厚五分惜鈕間暨印邊微鑿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十四

損而本體完善鈐之鉤畫無漫漶吁酒務末秩耳名流  
遷謫每除此蓋鄙爲煩褻之役區區一印亦何足輕重  
顧吾聞榷酒始漢武帝逞雄心國用日絀遂從桑孔議  
下析錐刀歷朝甚其法乃至算之又算筭之又筭五代  
晉漢之都務宋興仍舊景德中詔毋得復增課而天禧  
四年轉運使方仲荀言遺利尙多歲增九萬八千貫見  
通考者天禧末榷課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與  
前詔相違當是時行封禪踵迹漢武供頓賞賚繁費無  
藝徒造詭誕之天書金泥玉檢用侈符瑞而不知培克  
織悉直逮乎杯盃之酤罌缶之釀觀茲印可勝慨哉案

宋會要江寧六務額十萬貫以上景德建康志復載總領所在都酒務之北是六務開沽外總所設監臨官印殆卽總領而轄六務與江寧自楊吳稱府迨宋開寶改昇州天禧二年重升府此印旣鑄於是年八月則更名後新頒明經詩會考及之可云留心掌故者溯天禧至今八百有餘歲矣青銅土暈瓦礫爲儕稍稍顯於世乃入耕氓之手閱再傳始遇明經拂拭題詠將垂諸久遠余因歎物無鉅細拯拔不加終歸湮晦而高談賞識眞贗淆紊又恐羊質虎皮之儒輒疑夫顏冉也二者明經庶可免故記其事使他日志金石者有徵焉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五

鐵錨記

舟之用帆檣篙櫓篷柁無弗備而中流棲泊不得安所急需者在海曰旋在江曰錨旋木爲之錨則鐵江行商旅視海數十倍故錨之功爲多余主講鍾山始至柵門外見鐵錨長八尺許圍兩握鉤义大於象齒二入地上歧如撐角重殆萬鈞詢諸土人莫識所從來志亦失載但聞中秋夜閨閣競撫拭以爲宜男或盜之啓土則愈深堅不能拔去復初西偏勢窳窪水潴成池值淫霖輒溢而錨終不沒人咸異焉金陵傳楚王埋金厭勝此豈其苗裔耶余郡有鐵牛巷穴而周楯首昂露云以制水

蛟龍性畏鐵故也事當與相類噫錨利涉之物也方其  
天陰垂幕猙颺怒吹四顧渺茫浪若山湧而錨砥柱其  
間寄性命於呼吸卽氣和景清衽席千里亦藉以深恃  
不恐今胡爲閒身散置辱在泥塗使婦人豎子皆得而  
輕覷我竊爲錨惜然嘗觀倉皇之頃叫號神明卒致顛  
覆者何可勝道錨之處此固脫然無累矣且人知有用  
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更大也譬五石之瓠可浮江湖  
剖以爲瓢則虛無所容若攝神葆真聊作匏繫其江湖  
之具自在也天下之藏器待時空山偃仰不必急急於  
顯赫之途者獨茲錨也與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六

節蓮記

爾雅紀物荷之名獨多曰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菂  
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蕙後世統目爲  
蓮蓮栽必分藕若以實每葉而不花家韞章上舍聞俟  
秋深殼黑如鐵磨的端見蕙倒植之卽年可花因仿而  
爲焉取紅蓮實置盞內而長子宗壻之孀妾金氏別置  
湘白蓮數枚君不知也久之發葉如錢而無花將傾棄  
則細藕已蟠因易大缸踰年藕漸壯若小兒臂得花三  
幹粹白中帶淺綠方訝紅蓮何以白及詢厥由始悟爲  
金氏所植顧子經日暴宜鮮生機又無殼入水易腐乃

紅蓮如法不效而白蓮隨意布種轉萌達藹茂嘻異矣  
初金氏衡陽諸生女父歿以貧鬻爲婢入雲峰州倅家  
視同女宗墉喪偶遂箠焉先產一女復孕適君商楚染  
疫墉馳省至則父瘳而墉疾劇告父曰金氏雖有身生  
必女也兒死乞令去父微領遂卒尋氏竟生女墉凶問  
赴里門君信咨墉母如墉語百日後墉母諭氏曰汝青  
年無子亡兒屬遣汝汝其行乎氏泣跪不肯起自陳艱  
況無可覲願仍作婢終事主屢詰弗移墉母察其誠曰  
果能爾次子元湘婦當媿男也將畀汝氏拜謝退已而  
氏女天越四日而元湘第三子生時氏乳猶未斷遂襁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七

祿付氏哺氏勤養備至比君歸見氏沈靜撫兒篤亦依  
墉母言來質余謂古無妾立嗣禮但使墉增一子非必  
屬氏他日或可別奉如慈母又三載墉次子恆慶夫婦  
繼歿遺孤幼兼命氏育逮兩兒稍長並暱氏迄今十四  
五年氏志彌厲而乃以一花著奇案蓮稱君子其出濯  
清波亭亭直上不染淤泥頗似女之貞且金爲西方而  
色白氏姓旣合縞素之服色亦符金堅也白潔也意者  
氏堅潔之操肫摯鬱積而特有應歟從來草木多與人  
事關如田家兄弟旣翕紫荆樹雖枯復榮羅舍宅階自  
生菊史以爲德行之感我郡康熙間城中有瑞梅前爲

施愚山像贊曾誌之孚契之理蓋非偶然茲花殆類是  
余故題之曰節蓮而述其異以製記

春酒介眉會記

從古養老之典始乎朝廷以達乎里巷虞夏商其制各  
異而周尤大備論語紀鄉人飲酒非尋常釀錢合食之  
謂實卽黨正之正齒位也故孔子必兢兢於杖者之出  
沿及兩漢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勿替舊儀而民間有高  
年輒加存問一時習俗醕茂卓然與三代比隆近世鄉  
飲禮久廢不行然閩閩尙知敬老者率援豳風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之例亨葵剝棗祇屬農夫而后稷公劉風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六

化所由彷彿親見之後人或繪而成圖於庫媿矣哉余  
族自曾祖東園公以下傳已八世人衆則易筭事繁則  
難理顧耆長數輩猶相協洽恍然念祖宗餘澤之當守  
而親親未敢遽睽也爰於丙申人日聚飲慎德堂取七  
月詩義以爲之名酒半余酌而言曰今日之會不徒襲  
香山洛社之故事自夸炫也大抵家之有老成如國之  
有耆輔耆輔尊斯國維立老成重斯家道昌何則老成  
者性情必樸而未漓言論必正而不頗蓋閱歷多故意  
氣自平務求息事安人使藩籬內固而外侮無得入苟  
子弟識所遵循思本根之庇弭羣競之萌雖運數岨岨

豈不可挽回以俟其徐轉若夫乃逸乃諺動嗤田舍翁  
何知崇虛文而昧實意甚者骨月至戚睚眦小忿遽忘  
常棣之旣翕而學曠林之不相能則是左氏所稱六逆  
也天下有逆氣成象而不以逆應之之理哉吾儕宜自  
勉并示子若孫共知勉僉曰善且謂當有述遂製斯記  
旣藉作良箴而亦見朋樽酬酢庶幾禮經之弟長而無  
遺安燕而不亂者爲足以風矣是日也諏吉靈辰適宿  
雨初霽芳韶新迓水光山色都助歡趣會者凡二十一  
人中惟西浦大令誼稍疏然族望也特請爲壓席餘皆  
以次列統計年數蓋千二百七十歲有奇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九

東岸汪氏新建文昌宮碑記

文昌之祭始元袁清睿迄今蓋五六百年然周禮已稱  
司命鄭注文昌第四星康成大儒語當可據惟祭法列  
諸七祀不應又以督察三命之小神參錯其說謹案史  
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近代祀文昌兼祀  
魁星作持斗形者因文昌連斗魁也且星位隸紫微垣  
下有三師三公之職也北有內階天皇之陞也地望尊  
貴故世人以爲握功名得失之權競相崇奉嘉慶中  
天子方隆文治默感庥祐築宮京師并許天下郡縣皆  
得立由是山海遐壤輪奐鼎新而我邑東岸汪氏遂應

時而起釀貲購基經始十九年之春越二歲葺工其形  
勢屏峰列左筆架支右浙溪環前蘭水枕後卜之墨食  
用垂永久規畫旣成則大厦眈眈飛檐鬩戾寥堂皇  
岸峇戶泉寢廷供帝君清靜之所靈爽迟遲昭敬也廊  
廡備書舍師友之來時術呶呶興學也依宮牆建唐越  
國公祠公保障鄉里勲庇後嗣尊祖以示型也顧余獨  
於聽事之顏曰經訓竊重有念焉今夫六經之傳如經  
星麗天輝光昭灼亙古不遷而詁訓漸湮空疏無實之  
人輒思弋獲弗獲乃仰祈夫天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品端學醇福緣自臻士子自束髮讀書早培根本長而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三

益菑畚經訓宜泐鄭君爲大宗賈孔以下博觀約取得  
其會通卽制舉之文亦義蘊闕深鏗鏗奪席毋敢苟同  
一旦邀神貺受知於有司洵擢上第然後入是宮而報  
祀焉祝史所告允無愧辭庶不負父兄辛勤創置之意  
茲役也費白金四千有奇事竣復鳩族輸田若干畝俾  
資膏火揆厥首庸曰經焜經價丐余記者先國楨今學  
瑜兩茂才學瑜經焜之子也其餘襄督人數俟聯綴書  
名其次

旌邑湯村重建文昌閣碑記

文昌本天神也厥後奉梓潼乃天與人合昔者傳說沒

而騎箕尾東方朔以歲星執戟漢廷由斯而觀人之精神上應列宿固灼乎有徵惟其歷一十七世指名鑿鑿未免滋儒者之疑然祀典累朝不廢嘉慶六年會

諭儀部定行九叩禮牲用太牢而體制益崇矣凡供神之所或曰祠或曰廟獨文昌稱宮攷史記天官書已載文昌宮之名又緯書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此殆如紫微稱垣各從其本號抑古宮室之稱通夫貴賤三代下宮專屬天子之居故稱宮亦以示尊也近更變宮而爲閣檐宇穹峻旣壯觀並屏翬塵臻謚靖尤克稱受神致恪之意旌邑湯村與余鄉鄰接中隔椿嶺嶺障村之

小高卷齋文彙

卷十七

三

北前對鳳臺左則龜石呈書西里許水匯成潭兩岸植桃柳潭之南曩立文昌宮燬於火村人思文教之不振也合議重建閣三層翼然而高煥然而華經歲始告竣來乞作記吾聞湯氏俗古樸雅重讀書士故祀文昌最虔雖然不可不循其本世言梓潼神掌人間祿籍原出道家而今所傳帝君陰隲文勉人孝友仁愛裕福祿之基聖賢垂訓不過如是湯村子弟求上達請無煩他引卽如湯宋之鵬舉爵位榮矣明之顯祖文詞著矣迨

本朝睢州文正公斌理學名臣配食兩廡公嘗登進士第復由博學鴻儒入翰林蓋德與藝實兼之後進果知



所取法先端品誼勿冥冥墮行則平生可質神明神必默佑相其於學也務根柢然後施藻采是將爲鳳之鳴岡而不爲雉之竄囿異日者簪纓迭起謂卽閣之構預操其券可也綜計茲役費白金千兩有奇主者湯氏而同都李氏朱氏參預焉二姓苟勤獎誘理亦當競爽外又設景星文會嚴其課程并儲餘貲以備修葺規畫詳善皆可書

趙氏新建文昌閣碑記

天之六府有文昌六星三曰貴相主理文緒世跂輝耀觀受甄貺遂致禋祀徧寰寓顧或流傳異說溯派成周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三

謂歷三千餘化號帝君別稱元皇大抵恍惚杳冥殊眇依據而託體原於張宿則仍係天神非人鬼比也雖然天地之性人最貴故供神者無論繪範其狀兒皆作生人張衡靈憲論星辰云在人象神今文昌偉容疏髯儼然温然胖鬢合符精通吉蠲固宜禮隆朝野心香瞻拜罔敢弗虔同邑趙氏由宋以來本藩王華胄逮宅涇裔嗣繁熾科名仕宦甲邑中祠堂倚闥閣實維大宗地闕做乾隆壬子術家言東南隅設立標識當發祥乃植竿示準果獲驗至道光庚子僉議建閣奉文昌崇厥規制庶形勢彰顯爰勾工徙矢恪矢慎終歲始告竣閣三層

案而上躋芝栢藻窠揭孽攢羅步欄交市游極高抗登  
其巔仰矗霄漢俯瞰樓堞卓乎成鉅觀焉考易後天卦  
帝出乎震齊乎巽閣在東城外屬震震動也動則興矣  
度祠方位屬巽巽潔齊相見義合滌濯以日新奠基則  
南嚮屬離離九文明之象也又聞山之翹聳而秀者爲  
文峰茲前對承流山山峰列九悉環拱學宮而閣遙攬  
嘉勝秀旣鍾一邑何妨首鍾一姓山有井神龍夙居旱  
祈雨輒應此亦足徵士之上進將普霖雨於天下而不  
徒博取祿秩爲也且夫趙望族也近推星閣侍御肖巖  
內翰橋梓蜚聲兼懋品學當代頗罕有後輩繼繩復多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鵲起不可謂不盛而猶勤勤亟斯舉凡人之情閱時久  
則志懈懈則不易振若率先創作特鼓其勇而揚其氣  
氣如炊焉烝之焯焯自旁薄條達莫能遏抑羣策和之  
羣子弟從之必更踊躍爭奮縱運數稍移并感乎而潛  
轉況帝君文章司命靈爽式憑牖明錫禔鑒臨昭察行  
見浚儀支派踰濟衿佩謝白屋而攀青雲纍貫勿絕蓋  
殫力深卽奏功速理固如是是役也祠中配享共捐金  
萬有奇然後集事專董惟懷雨刺史變臣上舍適余省  
墓歸里屬製記余弇陋無文但念鄉誼戚誼奚容辭因  
爲敘述所知俾鑿石用垂悠遠

新建梁伯鸞祠碑記

代

國家設祠廟以尊先賢俾人瞻仰而薰感於心厥典甚懋其有未備則蒐補遺逸固守土大吏之責也某奉命爲蘇藩求吾宗漢高士伯鸞先生祠及墓稽諸志乘祠無有墓復迷處所或曰金匱縣有鴻山先生墓在焉遂有疑漢之置郡與今異者殆不然案後漢書本傳明言葬要離冢傍時人謂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今要離墓在此則先生墓亦在此無疑吳地記云墓在秦伯廟南顧秦伯廟爲吳越錢氏徙置而漢永興二年太守麋豹所建實在閬門外故范志亦稱墓在閬門外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金昌亭側陸魯望祭先生墓文序可證也乃王志指在縣西四里所傳馬婆墩者殊傳會不足信續志又別以閬門南城內法會庵西二古冢當之豈城界有增拓而志略歟先是唐大厯中吾宗敬之補闕旅於吳訪先生墓樹碣而去郡志金石云碣在閬門然文傳而碣已不存或臆擬淪沒土梗里諺曩有識此地碑不可樹樹則致殃無敢議啓者余旣不欲拂人情而鑿古迹且墓址無定頗難深考惟念聖王制禮廟視墓尤重墓雖藏體魄形也非神也故古無墓祭而焄蒿悽愴多發於几筵檟栒之間然則墓卽湮而祠烏可以不立間考昔之處

士流寓者如宋尹和靖鄭所南祠皆具前明朱君勝守  
郡建徽國文公祠厥後韓君良臣暨子謙亦建昌黎文  
公祠兩文公俱未羈吳中也特其裔嗣來而祠克建某  
望出安定溯扶風舊支譜系雖遙淵源不隔又幸官此  
邦詎應讓朱韓二君專美於前且先生之風見諸先補  
闕所述者足使鄙夫寬薄夫敦其非余一人族姓之私  
明矣苟得胥蠻豐融千數百年之墜典藉茲創興於以  
坊表來世蓋不爲無助伯通橋者先生託處故壤也神  
之迟起當依乎是爰擇橋畔一區營構祠宇工旣竣蠲  
吉升主謹勒記用諭後人期修而弗廢并製迎神送神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之詞曰

神之來兮靈雨乘雲車兮風馬逸平陵兮故鄉甘遯世  
兮含光五噫兮作歌案齊睂兮孔嘉孔嘉兮終老爰北  
邛兮金閭道緬高蹤兮此間侑椒漿兮薦蘩薦蘩兮不  
汗陟庭兮以趨猗先生兮可託矯凌霄兮白鶴

右迎神

神之去兮閨風玉爲闕兮嶽岑頌黃綺兮商山共來往  
兮千年千年兮如在橋頭一泫兮清澗浼嗟凡俗兮波  
流師君子兮泯愆尤白吳粲兮何求香殘兮燭炮瞻構  
櫺兮我心寫我心寫兮臯廡與天游兮終古

右送神

重修任村殿碑記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至者神威輝赫舉世心目間惕  
惕乎若懸雷霆又或遭難以忠歷官以正禦災以勤肅  
瞻遺像儼陟降於庭雖堦垣蕪亭人人過之蹙然不安  
思有以除穢而振傾固天理之常存者然也余鄉任村  
殿本任氏村故名殿祀漢關帝後則晉室四公祠四公  
者周孝侯處嵇侍中紹卞忠貞盡陳刺史頽方俗因音  
近訛嵇爲梓別龕供晏公謂宋之元獻非也王圻續通  
考言神名戊仔明初封平浪侯邑中別有晏公堂與此  
同間嘗詢祠之始父老莫知曩地頗隘帝及諸公並列  
順治壬辰於左側建閣祀帝逮乾隆己卯構前殿奉帝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美

正位而閣址遂屬守祠之居兩役皆勒碑撰者我族一  
嘉祿一世普辭殊簡略閱歲旣深多漫漶不可讀規制  
亦漸弛風雨剝蝕椽滲棟朽或以處梨園偶歎祓流民  
麤萃直排戶闥庶可支竈堂可寢苦最肆則私焉瓣香  
之爇淪於媒垢是不馨聞而腥聞也神奚以歆鄉之人  
病此久矣道光丙戌夏羣議鼎新兩圖應響聲撼膈臆  
貲不迫而集兼築旁舍對宇各三楹爲公聚所卽藉容  
納繁猥毋致撓溷越孟冬功竣然後勦者明欷者平滓  
者清眙眙宏敞庶足通肸鬻之精誠從來忠義之氣鬱  
勃冤抑摧之愈甚則其發之也愈遠且大帝值炎運將

燼力噓微燄綜核生平必有陳壽志傳所不及詳者天  
故特創闢未有之局使震爍古今極之侏儻遐荒罔弗  
祇祭累朝尊崇迭增諡號視江左蔣帝邁越倍蓰而世  
人猶泥成迹相品量且至傳會稗官之俚語以矜奇炫  
異豈不謬哉四公時代去帝數十年及百餘年周稽卞  
三公遭危難殞身絕脰步帝後塵刺史雖牖終而厯官  
剛正見嫉屈不獲舒晏公曰平浪當主江湖與謝緒稱  
金龍大王等斯又禦災捍患之義也咸應祀典感動閭  
巷血食茲土其何敢不恪事莫不狃於所玩而奮於所  
欣殿屢更厲志懲惰經畫益善并儲緡錢三載一葺治  
靡紀極乎爰製記刊諸石俾奕葉有徵焉

喬漣新建呂祖師廟碑記

神仙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大抵道家隆奉上游源黃  
帝次爲偃佺爲松喬然匙克千餘載猶彰顯者惟呂祖  
師出唐代遞閱宋元明迄今世弗替必其精爽實足傳  
久而行遠故壹壺磅礴之氣致驚動海內嘉慶五年

詔錫玉清贊化額逮十年更增舊封號曰燮元贊運并  
敕直省修祠宇列入祀典由是仙蹟乃彌重烏程縣之  
喬漣瀕太湖界連江南曩存祖師遺像禮諸慈雲庵每

值歲災祲祈晴禱雨及平日籤玆方藥屢箸奇驗里人  
吳君溥震澤王君瀾創議仙真不應混梵釋爰鳩資購  
庵旁隙壤屋之兼營殿樓虔供焉將葺工余素識王硯  
農徵士屬製記勒碑案祭法凡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  
得祀而義總關乎民生從古水旱流行天未嘗故施診  
戾或陰陽偶偏遂釀災患蒼黎呼籲茫茫誰應雲漢之  
詩曰靡神不舉苟可維挽卽尸祝而俎豆之矣祖師旣  
劑調狂僭俾臻綏康其布德於民甚大祀之固宜若夫  
籤玆兆休咎方藥蠲疾痾僅一人之事似無庸張皇以  
滋其眩也特中庸言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循斯以推則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靈囿燕閒館乘鯉控鶴遊戲人間易云見乃謂之象殆  
其一端聞吳興東林山回仙觀有祖師題壁贈沈東老  
詩載坡公集中觀側常產五色芝金蓋山舊傳一道士  
至止自稱宮無上蓋宮字去其上小與回作兩口皆隱  
呂字也又菽岡雲怡堂多降乩詩詞錢塘梁山舟學士  
彙刻成集三地已俱立廟而茲復繼興名迹所寓適萃  
同郡意者其有夙緣與廟左別設崇善堂備籌救生埋  
魄諸務昔禹視天下溺由已溺文王澤及枯骨固聖人  
用心如此仙人以濟度爲念正相合吾知祖師將潛孚  
默相效愈宏功且愈永行見年數順成閭里和樂稱

朝廷褒尊之旨豈獨喬淩片隅蒙福云爾哉襄是役者  
歸安蔡君汝琳袁君汝縉震澤張君春暉暨本邑濮君  
芷宋君之彝徐君思訓也徵士名之佐亦震澤人來往  
勸掖例並當附書

朱氏支祠碑記

支者何別宗也無宗更安所謂支故必由支以溯宗而  
支爲宗之傳卽爲宗之輔斯本支百世而敬宗之義亦  
存乎其中我朱氏分甲祖用鏗公之有支祠也曩稱家  
廟久之念近代士大夫立廟者尠爰易今名珩以爲易  
之誠是也案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鄭注別子謂公子

小菴卷齋文藁

卷十七

无

若始來在此國者繼別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  
之大宗今旣非公子則奉始遷之祖爲始祖宜也公子  
有宗道顧無宗亦莫之宗况非公子而世適爲宗子之  
法早失墜則祖卽爲宗固變之正也然而派系繁盛勢  
不能不別立支支從其分分甲者朝廷之制甲分而支  
因以分又本小宗之意而通焉者也唐以前不可考至  
宋人率多類是徽國文公但祖始居婺源茶院公宗卽  
繫之大儒所行且我家故事灼然其有明徵矣涇之始  
遷祖爲中孚公與文公會祖同出蘆村府君實長適則  
大宗於是乎在而其餘皆支初康熙丁丑合族將建祠



屢議未決已卯用鏗公裔遂特創其明年宗祠乃克立竊嘗深惜當時之兩歧而猶幸改署門榜一仰觀而可識支之必有宗此舉也蓋四美具避廟稱恐鄰於僭是爲明分析祠號不忘其源是爲追遠公有獨尊而不敢奪宗則公之心始安是妥先靈也貌離而神合不使人致疑於宗之不同是敦族誼也嗚呼豺獾知報本而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鄙之士述祖禰而或遺高曾身所由來究歸茫昧而茲旣顯箸宗支之辨復於層樓推自公考松林公而上春秋享祀苾芬合食執事有恪堂曰敘倫秩秩乎一脈之流貫偶值牙角質祠長折衷以理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罔弗帖服三代下禮教不修尙留什一豈得謂非昔賢之所許乎哉祠制已定尋伯祖仲起公偕他支衣點會侯二公重振厥緒新外戶築長垣乾隆丙午丁未間增設義倉於右義學於左而文昌宮界祠與學之中央然後規畫大備可垂永守記言返古復始所以動人仁孝之思也緬締構維艱析薪負荷端賴夫後嗣若其祔祧有次祝獻有儀悉遵家禮無庸述

常熟張氏祠堂碑記

古大夫士廟祭具見諸經三代而下至唐猶崇尚私廟五季之亂禮文散失乃因圭田旣廢龔爵難行而廟多

不建宋皇祐至和中雖屢經救議事終阻闕迨朱子家禮始言祠堂并載置祭田設祭器定祭期其儀節由奉主參神以及徹餞罔弗備前明會典悉沿程度故民間有卽一家而爲家祠者有合一鄉而爲鄉祠者然後報本追遠之思可以稍釋而無憾常熟固子游文學之鄉也習禮遺風流傳未艾禮莫重於祭先則祠堂尤亟今場使張君雨帆念祖祠久虛惄然心疚己丑冬購得舊屋廿餘間擴而新焉躬親料簡動中禮法越歲祠告成考張氏系出青陽曩稱少昊第五子揮爲工正創造弓矢賜姓曰張鄭樵氏族略駁之而別舉晉之解張字張侯者爲初受氏然詩詠張仲孝友尙在東周以前樵轉不知引亦已疏矣自時厥後張之支派盛布寰宇唐金吾長史旭尉常熟遂卽其地下居實惟常熟有張氏之始洎乎宋代有望甫公仕於汴南渡遷杭傳至萬十公任平江路錄判復箸籍故土先是長史有專祠尋被僧據望甫公祠在白茅亦傾圮萬十公以來逮君考鯤飛公已歷二十世概從闕如君修房譜第一世推萬十公頃立此祠卽主之而廳事正中仍祀長史暨望甫公揆君意蓋有由然昔程子謂冬至當祭厥初生民之祖朱子以爲非宋時又許祭五世祖較過諸侯四親廟數尤

乖典則惟邱瓊山以始遷及有封爵者稱始祖準古之別子於禮意最合張氏始遷祖原屬長史但中更移徙世次莫稽萬十公則再遷之祖也參酌而定其制殆禮以義起者與吾聞之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曰寢不踰廟顧世俗殖產自利甲第可連雲而祠堂或忽焉不講幾同唐劉蛻之罷祭祀嗚呼水源木本人孰忘情何至春露秋霜末由寄悽愴怵惕之感仁人孝子固如是乎哉君能奮興工作用迪前光而敦九族是足稱孝虞山雖僻處海濱而清淑之氣鍾毓才俊多擢巍科躋顯位然則張氏其從此益大門閭永永昌熾於無窮乎君之嗣定鋈隸余講院來請記爰齋肅述事俾勒諸麗牲之碑

唐氏宗祠碑記

三代下宗法之廢久矣而後世祠堂猶以宗名宗者尊也亦聚也周易萃卦言假廟蓋廟中子姓萃聚統於其尊羣昭羣穆敘列如艷母使情疏而渙致懿親途遇相視范然卽鸛蚌偶爭鳴諸族平釋居半可補官司所不及則宗祠之制其善矣哉同里唐氏自元大德間遷涇厯九世至質文公始銳志建祠預定基壤病將歿諄屬其子季子長春公承考命卜居峙嶂庀材營構時叔父

公裕公裔願出資五之一相與協力無何長春公又歿  
哲嗣繩武乃成厥功峙嶂村形勢熿朗黃覺帷於東紫  
荆藩於西纏屬玉屏枕崎石巖祠當村之右輶膝織路  
跬步輒至睹其規則夏屋眈眈睽睽而辨華焉或疑茲  
祠分質文公季子一支諸兄不與輔之者亦惟公裕公  
族未備顧謂之宗何也余聞唐氏數傳或止或遷止者  
弗論遷者羈異地不在此間質文公四子伯緒絕仲叔  
二派則別創祠於舊阡今據峙嶂一村而名之且奉始  
遷之文淵公爲始祖矣其稱宗也亦宜間考往昔惟士  
大夫得立廟庶人祭於寢王制鄭注寢謂適寢必於適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三

寢者懼喪也宮室之度古今不同適寢殆如今之聽事  
多與內寢聯嘈噴馭逖不足以妥先靈故須擇爽塏之  
區棲神恬漠況古重世卿宗祏當可永守乃觀衛有甯  
晉有智其興亡勃忽特一轉瞬而祠則葛藟庇根纍纍  
逾固若唐氏之祠肇於明嘉靖庚子竣於乙巳迄今幾  
三百年雖閱桑海棖桷無恙其秀民知讀書次亦力農  
服賈各勤執業近祖四公復築旁舍並置田五十餘畝  
山百三十餘畝歲取所入祭品出其中享胙出其中益  
瓦級甄之葺治出其中歉歲平糶之費院試省試資斧  
之需咸出其中慮周而圖遠卽垂之百世無頽墮可也

道光丙戌修譜系眾議宜紀前庥貽後葉而茂才際虞  
詣余詳述事遂爲之記

唐從先公受中公合祠碑記

古之廟制親盡則祧惟始祖百世不遷餘者雖小宗亦  
僅及五世吾鄉鉅族丁口蕃庶至數千同宗祠廟或不  
能容往往分其支別營做宇因奉爲不祧之祖蓋視古  
差異而尠有兄弟一堂並尊者有之自唐從先受中二  
公合祠始先是唐氏始祖文淵公遭元代搶攘自婺源  
徙涇寓劉村地頗隘陋葦路藍縷啟闢固未遑也傳至  
六世又雲公度宅本都久之相習以熟人遂稱唐村又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七

誥

三世而質文公將遷峙嶂并欲建祠未幾卒季子長春  
公謀於兄從先公受中公二公曰新基可恃舊土豈遽  
可棄且並遷爲難汝從考志我兩人守祖遺可也昔班  
孟堅眈心史籍而定遠投筆覬封侯蘇子瞻務泛愛子  
由則少所許可兄弟式好亦各適願耳何必同由是峙  
嶂有祠而二公留如故余謂唐氏本沂源帝堯堯後有  
劉累其裔或遷大夏然居魯縣者弗改卽文淵公之初  
遷也嘗歸省依戀不忍去兩昆以屋舍邱墟田園狹少  
趣公返此與二公事固前後若出一轍焉二公旣留亦  
經畫祠制旋值時勢乖互事中寢厥後萬厯甲戌暨

本朝順治丁亥康熙庚寅議而不果者三迨乾隆戊寅嗣孫某等決計創造甫克就蓋距峙嶂祠之立已二百一十九年矣庭階寢室規模略具猶疏節闕目復三十餘年理而董之祭物禮器始釐然大備用是知締構維艱乘機赴會稍弛卽失而貽謀苟善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又未嘗不可終底於成也後之人當念二公之所以異而實同者情切急難毋忘角弓推之一從再從及無服皆然尊祖收族修廢舉墜不至祀典中衰而習染未革則二惠競爽他日樹棠棣之碑標梧桐之第將於是在祠南向面三台東水西流約二三里許繞西南小葛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而出頗合形家言而九重孝思不匱是饗是宜之義故顏其堂曰孝饗云

族祖母李孺人節孝祠碑記

閨闈之以節傳者必一意孤行義無返顧然後能遂志不奪於外緣造物亦若故艱其遇以顯其貞如迴翔稍卻懦氣乘之將終喪所守而難自立余聞族姪篆廷茂才述其曾祖母李氏孺人之節行並讀胡損齋先師所爲傳未嘗不悽然而悲復肅然而敬也孺人系出漢陽年及笄歸家爲瑞公公時已逾四旬尋舉二子長曰縉字階升次曰亭字琴操無何公遽歿孺人纔二十有五

慟甚欲攜穉扶櫬還父母以生計蕭條尼其行孺人曰  
瘞骨異鄉非禮也夫雖逝魂猶戀首邱藐孤在抱後事  
詎可期我倘從亡人地下他日卽兒長不識鄉土恐遂  
飄泊九原有知愧無以相質饗殮之乏匱當自甘之且  
鍼齋可給幸母念父母不忍強乃竭心力籌百端間關  
以適於涇嗟夫孺人一弱女子耳生未離闈闔怙恃深  
愛何能竟捐棄況無舅姑伯叔之依下顧黃口一甫三  
歲一未晬煢然單子支拄倍艱思遷旅櫬費且劇跋涉  
千里江河險阻倉卒豈得達當此之時雖爲健丈夫亦  
將瑟縮而不敢前且父母之留初非奪其志而煩共姜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七

美

之誓也意謂少遼緩俟數載或十數載徐圖善後策亦  
良得而孺人奮然蹶起成敗利鈍懋置諸度外是其志  
固有山岳之不可震移而金石之不可銷泐者矣歸後  
勤織紉昕夕罔閒階升公少多病五歲未能行而鞠育  
備至卒成立名列膠庠門戶漸振今曾元繁衍篆廷已  
食餼銳向學行且致通顯前旣爲孺人請旌於  
朝爰除學舍三楹供栗主門標綽楔旋議建碑屬余記  
余嗣母苦節夙箸有同符者輒樂爲闡揚又自幼識階  
升公垂廿餘年故特推孺人之志之徑遂不回者如此  
并爲侑靈之辭補先師傳後贊俾勒諸龕辭曰

江漢水兮滔滔旅魂羈兮遠郵過載樁兮乘桴割恩慈  
兮不留丁辛螫兮我躬叶仰屋籌兮信天行卻曲兮柔  
牽伊令女兮何人撫呱泣兮淚河澄古井兮無波告黃  
壚兮則那守區區兮茲義叶危可持兮顛扶幸紆難兮  
厥家猗老鳳兮將雛孫枝挺兮經畝祀書齋兮格歆親  
懿範兮警心聞颯爽兮松風叶恍機聲兮可尋

松江府學新建孝弟祠碑記

國家飭倫紀以範氓庶凡泮宮左右皆設忠義暨孝弟  
祠忠者事君之準而義屬焉孝者事親之準而弟屬焉  
兩端並崇不容偏廢松江府學曩立忠義祠于右方而

小菴卷齋文集

卷十七

三

左猶缺非緩也蓋俟旌也且夫孝弟之義大矣司馬遷  
述堯典曰克明馴德馴者順也順德謂孝德也堯母前  
娶而先立摯摯崩始代位則盡弟可知虞舜更以孝蒸  
蒸傲弟亦格中天景運自此丕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迨孔子授經曾子以爲孝弟之至可通神明而光  
四海於戲宏哉三代後歷詳史冊率重徵孝而間旁及  
弟如王祥王覽同萃一門直千古難覩其翫置庭闈罔  
敦孝誼者大抵天性素薄喜馳驚名場牽繫世故久趨  
紛麗遂忘本源羈宦遠游倚閭徒切甚乃要樞貪戀遇  
喪奪情賢者且然而抱樸轉在顛愚若兄弟母論異腹



早晝畦畛卽共母而妻孥生隙貨利失均屬毛離裏判  
然類越之視秦充極致竟反弓鬪牆懟心嘖言姜家大  
被之風邈矣弗存觀中庸言父母其順必根原旣翕然  
則苟能孝尠有不弟弟固與孝相因者歟松郡自我  
朝來志乘臚列外合七邑綜計有陸從龍等百十一人  
復延訪顏文瑞等五十五人旌揚尙稽爰彙核上甲中  
葉向春等二十二人或救親或殉親傷體非例幸荷  
恩綸業建總坊姓氏炳麟適匄工庀材祠宇聿新并追  
溯前修由漢迄明陸續下厥數九十有五俱虔製木主  
附昭明禋用闡發幽潛勿拘乎世遠年湮此尤足見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七

三

聖皇孝治寔區之盛意周浹於無垠也士子旣身隸膠  
庠高山仰止宜有所觀感而興起審思庸行肫篤何雲  
間片壤鍾毓獨侈然輿評眞確蔑介疑似藉茲獎厲將  
益釀鄉鄰風俗之美況後時移孝作忠引弟成義忠義  
譽聲允堪兼受而於今日創構葺棟備肆牲醴之規制  
庶幾無負吾知九峰三泖巖壑競增色俎豆馨香傳流  
奕禩者他邦且聞而矜式是役也張詩舫方伯居首餘  
諸君咸加襄贊而張秀才鴻卓稔識余郵函請記事謹  
推論詮次俾勒碑於堂廡

小萬卷齋文彙卷十七終

小萬卷齋文藁目錄

卷十八

金山祀汪容甫先生碑記

重修滄浪亭碑記

金山縣新建大觀書院碑記

漢口重新琴溪書院碑記

津市重修江南會館碑記

王氏柳溪家塾碑記

漕溪汪氏義學碑記

南溪社學碑記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八

目錄

一

用鏗公裔立義倉碑記

式好堂興復上坊義渡碑記

大通鎮重建紫陽橋并修路碑記

大通鎮救生局碑記

徽郡新立吳中誠善局碑記

族高祖伯晉公修墓碑記

伯祖炳章公裔茅裏坑墓碑記

望科山墓碑記

雙湖丙舍碑記

雙湖丙舍復立碑記

族祖妣程孺人葬木主碣記

都中重修涇縣義冢碑記

大通鎮新遷義冢碑記

溧陽新設涇縣義冢碑記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目錄

澧州新設涇縣義冢碑記

大興重修義冢碑記

都中重修涇縣義冢碑記

澧州城隍廟人葬木主碑記

小萬卷齋文藁卷十八

涇 朱瑄 蘭坡

金山祀汪容甫先生碑記

經籍之藏於祕省者歷代所恆有要必慎其編輯并前後迭修毋俾淆紊斯精審賅贍稱善本焉漢京劉向歆父子卒業晉之荀勗繼鄭默梁之阮孝緒繼任昉唐則褚无量等開先而繼以毋貶宋則張觀等肇始而繼以王堯臣他若王儉殷踐猷盛度王士點輩更僕難數然大抵漏略不能備明成祖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使者購求後楊士奇諸人據之爲文淵閣書目乃遞及百年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八

一

視同土苴竟尠完帙甚矣創之艱而守之尤艱也我朝乾隆間開四庫館搜采徧天下奇篇遺簡全漏咸萃詞臣綜錄蔑弗兢兢旣竣增繕凡七建七閣貯之而江浙居其三在杭曰文瀾閣在揚曰文匯閣在鎮江曰文宗閣共三十六萬卷蓋重念人文淵藪士向敦實有志者藉資稽古蔚成鉅儒侯其禕哉特是三閣書非呈御覽寫官率易譌舛或未免又分度時彼此參錯遂致各有複各有闕閱歲久將不可爬梳當道惟深負

上旨是懼會嵯政全公涖邗上欲加整飭而頗難其人訪諸王述庵少寇少寇曰茲事體大須才學識兼長且

勤敏庶幾勝任計莫逾容甫汪君全公因禮聘先生司厥職先生窮日夕一一研討盡得端緒全公旋移浙復延先生至葛嶺園合三閣互勘正孤離彌罅隙然後州次部居朗如秩如頓還舊觀俄先生考終寓舍浙人感慕就園立祀頃寶晉書院生徒重祀於金山文宗閣下之精法樓先生令嗣孟慈農部屬製記竊謂四庫之書如日月經天留傳奕葉永永無終極初推余座主紀文達公提綱挈要諮羣議以折衷而三閣則先生獨力不假仗助用克條析叢薈接蹤文達此一役也可以不朽世人習爲空疏姑勿論卽稍知緡閱遠言探瑯嬛羽陵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二

之富顧尋委忘原於曩哲之闡名理訂名物罕窺蘊奧恐入冊府類治絲而棼同歸罔濟閱博若先生洵堪式衰靡而警聳贖於以報校覈之功垂馨香之典宜也亦稱也其地雙塔插霄漢巒岫蔽虧蒔寒篠引清洑風景曠邃足娛神游今先生天上修文倘乘白雲而來摩挲往日牙籤錦贖手澤猶存當杯動酒乾昭鑒虔肅余賦性樸昧何敢追逐後塵蒙誣諉聊誌緣起至生平根柢播譽藝林彰矣不具詳

重修滄浪亭碑記

代

余初由淮海道任兩權蘇臬過滄浪亭下惜其傾侈思

復焉皆以瓜代去未果丁亥春藩牧是邦簿書稍暇謀諸大中丞安化陶公暨郡守江夏陳君騶平李君等僉曰可遂庀材鳩工扶仆易朽凡六閱月頓還舊觀案亭址本吳越錢氏宋蘇子美得之創置亭名厥後屬章申公又屬韓蘄王更數百年荒蕪已甚至我

朝商邱宋公撫吳重新稅桷仍挈而歸之子美從其朔也雖然天下事苟可傳布不關乎名位豪貴姑勿論如唐裴晉公李贊皇勳業爛然乃午橋平泉遺蹟或無考而北渚之歷下亭孤山之放鶴亭迄今如故足徵畸士嘯歌動人憑弔爲倍深地系子美而不系章韓殆猶此志哉且商邱肇修以後踵而行者不乏人士大夫祇豔稱商邱意者尋常興築亦有幸不幸之數存耶抑吳人眷懷商邱非僅以亭耶則一亭之修而異日民情因之可見其何敢不勛顧余營是役不特侈觀美耽宴游所弗願也卽好古自命振厲風雅與商邱輝映後先尙無與於敷政庇民之要竊謂守土吏惟舉墜補闕戒因循耳前旣葺可園以恢講舍修名宦祠以崇祀典近復有疏濬吳淞之役而亭適落成蓋斯亭爲

純廟宸蹕所經

天章頌寵照耀川谷倘失時不治久致淪廢將何以宣

上德況伏觀

聖製濯纓託意而諄飭於大法小廉勉實副名是九余  
小臣循環莊誦夙夜求所以報稱而無負者矣亭左舊  
有子美祠並斬王商邱二祠皆爲整飾並於

蹕路之東規取隙地爲同人觴詠之所均略識其興復  
緣起於石若吾宗伯鸞先生實吳門寓公之首高風逸  
韻奕世瞻仰乃就亭側建樓奉其祀俾他日修亭卽兼  
修之事當別記

金山縣新建大觀書院碑記

松江府屬之金山曩爲衛城無儒業聚肄之所道光庚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四

寅始剏柘湖書院地尙隘踰二年邑宰魏公文瀛議增  
置時翁茂才滄錢明經熙載首承厥事經畫已有程俄  
兩君俱逝錢君子培厚善繼述眾士咸奮矧資庀工棼  
桴輿輿俾底於成江夏陳芝楸中丞顏曰大觀而張君  
鴻卓隸華亭里居密邇襄贊罔懈頃來乞製記余維書  
院之設講習切磋更親於庠校趙宋後每多箸聲

昭代隆文丕冒海寓皋比坐擁僻壤幾徧而金山補從  
前之闕典復拓之洵乎好義而期上進也縣最近海金  
山峙海中因以氏縣今請卽海諭海之爲巨壑沐日浴  
月天與地杳役衝飈駕洪濤萬怪惶惑百貨駢殖外藩

貢珍航舶率臻蓋包納者宏斯涵蓄者廣鍾靈毓秀人材產其間是故渾瀚靡涯卽詞之雄也幽沈莫測卽學之厚也歧派共匯卽度之優也穹巖孤標卽品之峻也然而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河者原海者委原不濬則委不疏禮惟務本放而準遂無弗賅貫士之泝原孰尊於孔子孔子功在六經外此皆支流餘裔經義旣明文運乃亨處則傳經足以嗣道統出則通經足以致國用浩如淵海千古宗仰直遠追昆侖之脈孟子謂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必推本成章之達故曰觀水有術水大莫海若觀之大亦莫海若而易卦觀小高卷齋文集

卷十八

五

以設教大觀在上一觀我一觀民觀我者自修觀民者兼善中正以觀天下豈闕觀之小術所得而與哉昔晉世有潘江陸海之稱士衡固松人藻采視安仁爲勝惜未克遵晦以保身論者患其才多且就合郡而計本朝廷對第一祇戴殿撰有祺正系金山金山生徒非必高談性命但屏庸俗厲肫實從楊子雲浮海之言以經爲歸將根柢槃深自然發越不僅擢巍科而已行見碩輔名賢魁能偉烈接踵連鑣雖一邑可極大觀而無憾侯官林少穆制軍特署海濱鄒魯意殆與此相副焉其規制先建講堂東西分居仁由義二齋旁列號舍而



滋德崇德寶坻三堂次第齊飭可謂備矣倉廩前舊存  
至聖像墓翼以廊樹以碑尤徵服訓之旨他若延師定  
課購產給餼諸務則別具條式

漢口重新琴溪書院碑記

殷賑之區起邸舍而以書院名何也祀我徽國文公也  
祀文公何也勸學也文公本新安隸籍建安而涇之人  
祀之何也新安屬皖省與宛郡接壤風聲之樹邇者宜  
先且余族徙涇實公旁支祀之誠協也移祀漢口何也  
文公道德被寰寓隨處可仰而涇人之僑寓於漢者最  
多也其勸學奈何涇俗知嚮方人人慕士君子之行此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六

間行旅輻輳凡讀書擢科者涖止胥從獎誘并各自勸  
其子弟故云勸也繫之以琴溪何也琴溪爲邑中勝境  
示不忘桑梓也溯書院之立肇自康熙壬辰迄今蓋百  
有二十餘年矣乾隆戊申嘉慶癸亥屢修葺然規制尙  
隘道光辛卯遭大水幾致頽墮董理諸君奮求振新先  
已購比鄰地拓其基中更涉訟經大府訊讞而後定將  
興土木苦費詘爰哀釐息絜白金盈萬復約捐輸數再  
倍乙未孟春遂庀材營建踰年冬告竣又歉然於前此  
辛勤締造父老傳聞而貞石不具莫由詳悉其創之源  
以遞垂夫守之緒也郵書吳門屬余記余謂創之難守

之愈難創者平地樓臺渙而使萃洵非易爲力第恐一時踴躍歆動里閭遽臻厥成未嘗豫求其久久且敵天下之務往往樂與慮始而難與圖終是故人繁則見紛事積則弊滋年深則功怠迨至將傾或憚改作苟且補苴仍舊貫而已不知古來稱善繼善述豈有不增其式廓而可因陋就簡爲安者書言築室必期肯構詩之斯干美考室首重似續而申之以烏革葺飛揆經語雖主詒謀而合邑公舉理固無二諸君能恢宏其量以崇起之庶幾守而兼創者哉然而推命名之意尤在乎尊敬先賢敦鄉誼厲士風斯足嘉尙若專據中唐之濶濶反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七

宇之揭孽交疋之麗慶栴樞穩柶之屨屣謂邁前蹟而誇後觀余亦不敢僅藉是爲諸君頌也統計書院址舊存續獲暨近與新安書院互易者共深二十丈有奇廣九尋許聽事曰樂羣堂如原額志率由也讓美而勿居謙也樂羣由於敬業交勉也祕寢奉文公春秋之祭禮帥初樓供諸神亦沿曩例也外有聚議會飲所有退憩所有居處所有池有圃有亭榭有廊廡庖湑塗巷罔弗周備充類也憶昔歲甲申曾赴漢上諸君啟書院相迓幸得瞻覽謁文公几筵旣別常耿耿縈胸臆時工役猶有待也他日倘權扁舟重稅裝當益睹其盛焉茲特敘

次顛末用冀迪光繩武永爲來者式

津市重修江南會館碑記

漢代有郡國邸第隸大鴻臚大抵爲述職而設猶存古者朝宿湯沐之遺意後惟唐貞觀間敕立餘罕觀近則屬民不屬官并由京師而推及外之省垣凡商旅輻輳之所往往謀構統名爲會館所以敦鄉誼齊物價平息爭端制良善楚南之澧州其鎮四曰嘉山曰匯口曰三汊河曰津市而津市最劇州通判實駐其地固殷賑駢坐之區也康熙庚申江南人懋遷於是者肇起館舍迄今百五十年矣初建時規模差備又購魯家坪腴田二畝莊入焉曾刊石紀事無何頽罹水患棟榭朽碑亦傾乾隆壬子毀而更作經營未就貲旋詘中輟帑覆缺略倍易摧損嘉慶癸亥羣議曰創而無繼將致堙是不容已乃定例量分蠅頭權子母以俟再舉越九載甫得繕葺僅十之一二嗣道光壬午鳩工庀材蔚興屬集乙酉功始訖遂煥然鼎新殖庭覺楹瑰麗之狀較逾昔觀前後共費白金以兩計者二萬有奇可不謂鉅與尋視門外勢遼曠增置市屋金又二千餘此一役也能垂永久時居首者蓋七姓而姪惇元與列頊歸向余述余謂館之成上下兩江聯合一體是維桑必恭之情也屢復舊

小高卷齋文彙

卷十八

八

基恢闕厥度是慎終如始之思也且聞水之所匯百貨萃焉中庸言貨財之殖必歸諸水豐爲九江之一而涪水澹水溲水澗水注之小支歧港則石門之道水慈利之九渡水溫泉水安福之茹水武溪水等皆注之流行盛斯滋殖繁而復藉茲館以蒼其總發揚詡物殆將益豐乎其中奉祀諸神稱三元宮而尤致崇於漢關帝並我徽國文公帝明禋徧天下忠義之氣烜赫之靈奔走宜恐後若文公一儒者也闔閭之場似可弗預而瓣香必肅以此見鄉先大賢之令聞景仰無窮而江左人文淵藪嚮風慕德隨地竭誠非盡沾沾徒競乎錐刀也爰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九

爲之記

王氏柳溪家塾碑記

教化興則人材出故古者立學之法爲最詳然有時朝廷所立不若鄉遂所自立足以嚴其規而習其訓何者情趨於便而事舉於獨也同邑柳溪王氏新創家塾延師而課之垣墉樸斲翼如暈如塾中定制亦至精且備乙亥初夏余游山履其地而工適竣遂以記屬余余按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學記曰家有塾孔氏正義以爲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然則家塾云者非一家之塾也蓋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也其地在

巷首在門側仕焉而已者朝夕坐於門上老右塾庶老  
左塾今王氏合族而謀相基於村落之關門外長老數  
人實董教事斯真得古義者矣塾地二十餘畝浚池焉  
居三之二形作半壁築土以爲隄或曰辟雍水周如璧  
頓宮半之王氏擬其形不已侈乎余曰否古鄉學制雖  
無聞然蓄水以節觀者義當通乎上下天子宮形如璧  
水周四面諸侯下天子闕其一鄭氏詩箋謂東西門以  
南通水北無也惟北無水則水固居三面矣下之宜以  
次降王氏之塾殺其禮水僅南一面卽樂之特縣異於  
宮縣軒縣判縣者也庸何傷余嘗與諸君子覽觀以徧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八

十一

水之源出萬峻嶺蜿蜒繞村宅引而入池泔漾演迤淪  
漣渙然其中鳶魚之飛躍藻茆之滋殖皆可澄心而養  
性故堂以淵鑑名鑑於淵則靜深而務爲有本之學東  
西書舍曰茹古齋者茹古卽涵今其本立矣曰寫韻軒  
者風水成文清韻自寫本立而未亦遂也其餘櫓宇鱗  
接庖湑胥具蓋費私財萬五千有奇而輸之不勞用之  
無濫於庠其難矣哉且夫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故詩之子衿刺學校廢而佻達遂及於城闕我

朝文治誕敷僻壤遐陬斷斷絃誦而王氏設是塾乃推  
國家獎厲學官之意以爲勸父兄賢子弟其興乎余不

敏罔知爲學之程間亦側聆師友之緒論矣近代學者或博稽名物或空談義理門戶久分顧課虛則易而徵實則難竊謂學宜本之於經然後發爲文辭不至飾虛車王氏英俊果能實事求是遂經術蔚然鴻才是則建塾之本意也若夫形家者言大雅所弗尙余不敢知特以聞自古昔者著於篇使鏤石樹堂壁爲他日教成學懋之徵

漕溪汪氏義學碑記

天下郡縣皆有學必待補博士弟子員始入之城鄉遠隔師儒之官往往終歲未覲面古之時曰塾曰庠曰序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十一

專爲鄉黨設漢志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尙存古法小學蓋聯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者大學當卽庠序唐開元中飭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據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亦二十五家也前明洪武八年詔民間合五十家設社學一則較二十五家已倍其數然積久漸廢近人率不知有社學惟義學肇始宋范文正公繼義宅義莊而立養與教兼行厥制尤善竊嘗慨閭閻紈袴子挑達貽譏而僻壤窮鄉目不覩詩書椎魯之質愈形麤獷甚或冒上亡等而不自知罪學也者所以柔其習牖其明檢束其身俾歸諸禮義則其攸關於風

俗人心豈不鉅哉汪氏系出越國遷徙所至文學蜚聲者累朝不乏漕溪一支箸望吾邑昔曾過其地觀山勢由烏雀嶺而來黃麻山居最石峰奇挺如歛之黃海沿麓澗泉法澈下匯於琴溪琴溪九邑中勝區也秀靈旣昭鍾毓宜篤顧沂始祖彥九公分三派丁男繁庶而豐裔僣僥中多思業儒而力不贍道光己丑議就祠側建義學祠以敦族學則以昌族族有單寒咸令萃處羣情歡叶踊躍助貲爰鳩工庀材辨正方位前門樓次堂皇次授經之舍刻期葺事煥然巍然踰年茂才金城乃徵記及余時余主講吳門卽吳門而論人文素甲寓內而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十三

文正公吳人也自興義學衍行者遂眾考郡志若吳縣之木瀆常熟之沙頭吳江之平望黎里等在在俱是外此普濟利濟麗澤諸名猶沿號社學然後知人文之盛非獨地氣異實亦賢士大夫培植訓誘而致之者也曩者汪氏固青衿屢擢矣今復建是學以厚本根倘更擇師長嚴課程貯書籍規畫益詳將見魁碩俊彥接踵而生其間且茲役也費白金以兩計者旣千有奇而續籌膏火修葺之需冀垂永久并酌羨餘惠逮煢獨此又教中寓養仁隨義施余以爲可追文正公之芳軌也於是

乎書

南溪社學碑記

高祖世美公裔新立社學卽義學也與義倉同功一養一教義而云社何案戴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蔡邕獨斷暨鄭康成俱言百家以上共立社若今時里社陳氏禮書謂其以漢制明古觀郊特性唯爲社事單出里知社實在一里中不必百家且里有社因有學又卽禮書所云門塾也是學與社本相連故得社學之稱余族曩建二館延師而課時各房粗贍館舍在公脩脯皆自具廿餘年來豐歉不齊罕請外師子弟多分授句讀并或艱貴致成童未克入學幼習嬉遊遂惰窳

小高卷齋文藁

卷十八

三

甚且流放僻愿者亦塊然椎魯而已諺曰能挽五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字之不識雖幸躋顯貴而弄馨宰相伏獵侍郎直貽笑千古卽下逮商賈工藝等苟全昧之無則簿記奚由登家書奚由達券約奚由明年長大僅足供奔走驅役而難任事恐家將益落學之不宜緩固若是或曰昔後唐明宗武人不知書顧聰察在五代治號小康近雍正乾隆間李敏達公衛督閩浙亦不知書幕僚主章奏令誦而聽之間指摘微疵胥中窾緊擬稟者憎服君卿且然何況庶民余謂此天才亮特臆揣輒通千萬中尠見一二豈得概諸人人哉今設學但使稍識



字辨文理定五年爲斷已屆古小成之期倘遇穎慧則加甄拔又古鄉學有秀異者遞升庠序之遺意其費本神會所餘而高祖傳留之項居強半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諸小子仰涉我高祖世經八九矣先澤綿長烏可不念厥後如別增益當並附焉然必實無旁助始出公給非是弗與濫則易竭也曰南溪者村介南北二溪而南溪館較舊學之興兼該高祖支派與北溪專屬曾祖鄉賢公異乃目之爲南溪社學條列款例縱不及右塾左塾之法要專屬蒙師務收實效議旣諧余特製記垂示方來俾永永毋隳義舉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古

用鏗公裔立義倉碑記

積穀以贍民惟徽國文公社倉爲最良然尙領於官且春貸秋收兼取息其屬閭黨而專主施予者則有范文正公之義田宣歙間每聚族而居我朱氏於南宋初遷涇迄今口數萬溯至用鏗公分派亦幾萬餘咸知供朝廷租賦奉教罔勿恪入祠堂藹然宗親而尤念四民顛連咨羣議立義倉賑恤而調劑之此過里門者所由慨慕於鄉鄰風俗之美也雖然義倉之設自乾隆五十二年始輸白金五千八百有奇後遞增盈萬以田入者三十餘畝權子母積貲復購田二百七十畝而贏其數

不可謂不多而枝葉日繁費日侈初年散銖錢約五十  
六萬茲則百四十餘萬矣更閱十年數十年又將倍蓰  
寶善堂者別建爲義舉者也近迺飲四之一俟可敷而  
止然主者綜核成數由丁未逮乙亥已出錢過三千萬  
恒兢兢以匱乏難繼爲憂竊謂立法所以施惠也法不  
備弊必滋生迨支絀漸形前人遺意恐掃地都盡而又  
何惠之能施事莫患乎徇己私而忘善後之圖無論丁  
壯宜自食其力未克家資而戶給之也卽近似飾爲之  
與及歲而欲延其期則覬覦者皆可執已事以相爭從  
之則撓謀不從則府怨況此以濟媿媿在疚之身耳符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八

五

例而得不符例而亦得或符例而干禮犯義者而亦得  
無所限斷雖得不爲惠轉足啟游惰之習故當始事時  
已定規制若干條久而虞其湮且非耳目眾著之區則  
人不及察今年秋乃議勒石又臚輸金輸田名數暨田  
畝之數使觀者生感於戲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斯敬  
宗收族力可爲當無不爲高曾而降代愈遠則愈疏至  
數十世直途人而已矣逆而推之此途人者非伯叔卽  
兄弟猶然一體也雖實途人而寡嫠而惇孳焉者見之  
亦心惻顧何可以是貽祖宗之恫然則義倉洵不可不  
立旣立矣尤不可不垂諸遠族中人其謹守成跡舉報

以公庶舊貲無妄耗而好義之士疊加附益俾充然財  
浮於用用是知社倉法可寓於一姓一支而賑貧急病  
他日與希文並傳則我世世億子孫其永有慶

式好堂興復上坊義渡碑記

涇城之西爲賞溪溪名稍後出實卽古涇水其下流則  
青弋江許叔重所稱冷水者也或又云南江故道於是  
乎在距縣治五里許有上坊渡宣歙行旅往來如織當  
春夏漲發騰激浩瀚然牽止數日勢易消滅平時則法  
然深碧揭與砾皆不能故需舟最急邑東朱胡洪鄭汪  
五姓曩習賈吳興立式好堂公寓積存餘貲設義渡此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六

間別購田以贍其夫城左近建庵召緇徒司之旁置亭  
蔭休煩喝經制具備無何一弊於蠹鬻再弊於僧逃不  
得已田歸書院書院圯改隸儒學學收租值不時給刺  
船者闕廩餼而渡與庵亭遂俱廢後雖呈令長還舊畝  
三之一顧費絀終未克舉道路以爲病從來興義行者  
觀其初尤當觀其復易曰不遠復元吉蓋謂剝之極卽  
復之始也吾曾涉關津歷杠梁往往歆傾毀敗息轍河  
干躡躡焉踟躑焉求葦以杭則橫索無藝初何嘗不修  
飭閱時旣久斯漸就陵夷甚至陳跡已湮但聞嗟惋而  
莫能復之天下事隳壞於冥昧之中竟無一人思振厥

緒者可勝慨哉今五姓聚族而謀重念夫前人遺規毋  
敢隕墜相約出公私財并告諸楚漢之賢遷者得白金  
二千有奇由是庀材勾役歲餘而集舟也堅庵也寬亭  
也翼然神祠一所俗傳祀丁令威亦謂三國時丁奉荒  
僻莫考掘地出碣知頗著靈異乃沿例而加飾焉眾工  
齊葺從姪銓請譔文勒碑竊惟利濟之方大之功媲美  
雨澤及乎寰區次卽推惠鄉里俾巨川如坦途免臨涯  
而阻之歎涇土夙好義勸引初寄爭先樂輸此以見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合乎心之所同然固無慮迂遠而  
不潰於成也從茲匏葉可勿歌招招舟子罔間晨夜庶  
小萬卷齋文葉

卷十八

七

幾義聲與涇水並長佛資寶筏神者依人而行其胥相  
之矣五姓外兼得名其堂曰敦義崇義理業敬業者若  
而姓咸足尙也特附書

大通鎮重建紫陽橋並修路碑記

江自皖城而下匯水愈多力愈激石磯林立以束其勢  
而鼓其氣噴薄澎湃善敗舟沈碎者歲踵相告商旅患  
之輒避險而就夷由池陽陸行數百里達於宣歙大通  
鎮其泊涯之所也然中隔山溪逢驟漲病涉維均乾隆  
壬申我族必務必勝公晁弟解已稟建橋系之姓望曰  
紫陽尋圯於蛟存舊址侈剝僦僦過者以爲戚嗚呼橋

始建未二十年而遽毀毀以來幾五十年矣吾以是知  
事之廢甚易而興甚難類如此也涇之人相與謀曰利  
物者不區域圖功者無阻艱昔之橋蓋屬一家今若定  
程焉醵錢而紮息庶克濟議協乃立簿正得白金七千  
有奇師師歡躍工嗇費浮或進曰古除道之制與成梁  
俱況茲地土性職暑雨淋浪負任載塗泥沒及蹀顛踣  
枕藉跬步無所駐盍終以惠我鄉人且驚濤齧岸射無  
神弩磊砢之質歷久則淪宜貯餘貲權其子往來察視  
之有孤離補以石礧無使蟻潰僉曰善匠作鳩有日從  
子惺來請紀事余作而歎曰獨營不如共襄之爲用溥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八

六

也暫完不如久修之爲慮長也世之好封殖者吾勿論  
卽巨室擁厚獲偶成一事必私擅恐或攘焉逮奕世理  
無屢豐已則不能而禁人之能寧任其頽墮莫之省憂  
噫蓋隘甚考易同人言利涉大川而于宗則吝于野則  
亨何者廣與狹之辨也惟君子通天下之志以爲大同  
雖險難在前無虞不達矣故眾材可支厦而羣腋可聚  
裘計一日兼計百年苟謹守成法與時消息將來永免  
摧壞豈非一存無我之念遂足貫乎事之始終者哉且  
是舉也橋因而路創二難并矣而美亦萃焉濟通津仁  
也合眾志義也名仍疇曩俾前善不忘讓也孰倡孰從

泯其迹而不尸其功公也若夫秋興役春葺工刻期預  
戒蚤夜匍匐財防漏卮毋或闕於供用致坦然如砥巍  
然如虹謳頌日聞而董者不言勞是謂能通故書之俾  
鑣於石庶過者咸知所自

大通鎮救生局碑記

天下利之所集卽險之所形惟川途倍顯而易見浩浩  
長江沿流下上商賈之趨億萬輩皆以謀利也當夫蒲  
帆乍挂直渡中流沐日浴月之鄉遠望靡屆固徇然足  
以駭矣忽而陰雲墨鬩獍號怒浪若山湧乾坤簸顛  
支祁瞰人客面灰死託一葦之命而乏千金之壺檣摧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七

檣漂遂葬魚腹其間憑片版而獲存者十恒不二三嗚  
呼險矣哉雖然有救之之術在金陵漢陽特造紅船專  
爲拯溺計平時擇善於駕駛者豐其廩楮俾巡歷汪洋  
巨浸中偶逢危急飛檣齊赴立拔諸鯨鯢之窟蓋每歲  
輒多全活銅邑大通鎮逼近江滸洋山磯下勢尤險俗  
舟先是有生庵救生船之設俄貲訕而廢好義之士  
恫焉道光己丑羣議復舊旣丐同里胡墨莊觀察家虹  
橋教授撰引勸輸久之乃克就爰經畫條約詳謹中程  
將垂示方來確貞石待余紀事余觀易象蹇爲難彖傳

云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此特防患於未然若已涉險境恐欲止而不能故受之以解解者免乎險而往有功用濟蹇難之窮今之救生船殆得解之義乎要其理實根諸性始何也凡人之性無不善宜無不可與爲善而善端初萌僅類火之燭泉之濫觴必擴而充之仁道始大且情以感斯奮救生一局功效彰灼眾應樂從而或狃於所忘蔽於所恡阻於所難因之沓泄罕起而任焉者苟目擊擠陷耳聽慘呼卽悍夫亦當動色孟氏稱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是也諸君此舉更無所爲而爲豈非惻隱之發自不容已而知所擴充者與後之人倘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守其規增其費勿致頽墮則雖福田利益未敢以歆爲善之本衷而澤物之德業與江水偕羨矣余故喜而綴言至凡捐助姓名例刊諸碑陰

徽郡新立吳中誠善局碑記

昔者孔子言擇善而日誠之者人之道此勵學也下此作一事立一法善端之充塞必由誠意之孚洽其誠也至斯其善也長新安六邑多懋遷他省吳門尤夥境遇不齊偶遭客歿旅櫬僑寄深可憫初有積功堂權厝焉久之幾莫容道光八年特創誠善局爲訪親族憑信郵量程遠近給以資俾還故土先猶附行於堂中及是別

設公區專厥司按歲輪值恐後之或弛乞文勒碑間考  
古語狐死首邱豹死首山則知委骸異域非正也惟漢  
梁鴻寓吳卒吳遂葬吳蓋激志蜚遯故然跡彼高風亮  
節景仰千秋宜比柳季之壟毋敢樵采顧墓已迷其處  
而況尋常之人哉近代有孝子覓親骨間關萬里偃偃  
何之號泣中野淚殷荒艸沈哀弗釋迫而禱諸神祈諸  
夢天若默佑相卒獲遺老約指方嚮發之刺臂血滲入  
爲驗而後信似此者皆誠之所格也然至負荷能返而  
力亦悴甚如竟不得將終天抱恨矣皖江多好施所在  
輒置義冢義冢誠善但界址茫惚蓬蒿蔽遮旣驟難辨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識察視苟疏慮狐搢而豕蹂卽倖免豈若一杯密邇里  
間受子孫麥飯之奠今之局則使令威化鶴城郭如初  
父母妻孥痛心稍慰前後數計業贏九百從此羈魂眇  
飄泊鬼靈未泯固當銜感而且案存官財聚腋領收有  
據經發有規定議極周九善之善者也余謂諸君誼切  
桑梓惠逮泉壤誠善之名庶幾無愧抑更推而論之劉  
向解詩匪石可轉稱其守善篤賈誼新書引顓頊曰爲  
善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夫守善所以堅其善善  
緣善所以恢其善理總不外乎誠諸君能矢永守凡可  
因緣而爲靡不爲茲舉也原出茶業爰廣之皖省暨閩



浙豫章凡屬徽郡同業者悉如例雖一事一法不旣合誠以成物之旨乎局在洞涇浜購地費白金千三百有奇續加繕治愈增鄭重是用紀實示將來董者共十人并餘條式概詳所輯徵信錄

族高祖伯晉公修墓碑記

族高祖伯晉公之葬也未及納誌銘於幽久之墓稍圯羣議修復昃孫壘屬述爲記謹案公諱縉伯晉其字考樂吾公三子公居長少卽守先人勤儉貲蓄漸充至五旬構新室遷焉核生平雖皆庸行然我家自八世祖未耑公明季補弟子員尋遭鼎革兵燹餘絃誦闕如逮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八

三

國朝涵煦濡染而墜緒茫茫振續匪易公獨從悴約中助子宣艱苦勵學遂入郡庠時他支尙尠應者後乃擢科第以大門閭溯源先河則公之功最鉅公生順治甲申卒雍正丁未享壽八十有四配俞孺人少公一歲先十二年卒公歿之八年甲寅春葬孺人本村樟樹下塋蓋合族共建鄉邑數佳城夙所標識者也而公弗與讓曠於公猶子容公配俞氏初末耑公營葬卽其所踞高阜越數朞公兄弟行十三逝者九僉惴恐故擬別卜壤葬公值時勢錯迕浸尋幾六十載迨乾隆庚戌始得諸新豐都洪氏村陰急定窀穸公宅中子二孫八曾孫二

胥旁祔或頗疑前事顧嘗觀形家者言判吉凶似操券  
實多遁辭未足爲據往往同穴而通塞互殊相倍徒此  
又何說公葬旣特創門戶子姓環衛事死如生九原有  
知當亦謂樂哉斯邱且公顏堂曰紹德而茲區適稱晒  
德塢若默符公之與德爲始終地之靈也皆德之馨也  
裔嗣能緬公詩書啟佑謹遵厥型安知異日不偕曩之  
樟樹下傳盛名而可經然徒目睫之是爭乎哉二子曰  
宣公暨配鄭安公暨配胡八孫曰楷公暨配葉桐公暨  
配胡榘公暨配胡楊公暨配鄭柱公暨配鄭椿公暨配  
胡樑公配時尙存梧公暨配門曾孫曰洗公配時尙存  
小萬卷齋文彙 卷十八 三

渡公暨配胡記成於道光四年甲申俟修葺工竣將勒  
碑墓門之左側

伯祖炳章公裔茅裏坑墓碑記

藍山我邑最勝處乙亥夏遊跡所經見峯勢挺秀下濱  
河河外曠望無際詢之前蓋章氏村伯祖炳章公裔新  
卜壤在焉踰年乃建塋中奉公旁祔公子澤先公瑞徵  
公形家皆曰吉惜余未至按圖則主合山蜿蜒卅餘里  
陡聳水陽山之西峯尖臨其穴左爲東流右爲承流而  
恰與藍山面嚮雖然竊聞營葬而重有慨也先是嘉慶  
壬申澤先公第六孫榮探尋及此購自思齊都倪姓倪

受於章祇一家餘胥若風馬牛券旣明而他章強攔入  
自相訐訟詞連公裔賴其長力作調人議始定丙子冬  
屆窳岁期畚揭甫興忽洶洶聲震陵谷數十人持械舁  
耨直闖工所羣目睽睽手欲鬪狀倉皇間急避其鋒  
鳴諸漆林宗祠漆林者卽漆林渡見李太白詩章族居  
故亦稱章家渡祠內解紛久之知情屈仍舁耨去無何  
告蔽而別又夜舁耨潛堵墓門臆諭之不從爰勸邑宰  
待訊有敦勸者導以悔而罷然後漆林宗祠代申禁杜  
侵犯閱十載帖然無事是役也黠者虺傷悍者蠹擁彼  
此層出公裔諸昆季惴惴心恐而榮肩厥任寢不安枕

小菴卷齋文藁

卷十八

十四

至累月初從兄翔亭公疾革諄諄屬葬祖勿緩又荃公  
徧歷幽邃迄乏成效茲雖幸成而力亦憊矣榮弟份請  
記顛末余謂世風之日降愈漓愈幻物已售卽我無與  
而必溯源且再溯三溯之葬尤甚遠支近鄰視眈欲逐  
撞搪呵喝絲緒棼亂輕性命如鴻毛無他爲利耳而主  
葬者陰貪戀身當要衝或釀巨獄騎虎不能下大抵起  
於求福顧福猶屬虛美之薰心而禍先致近災之剝膚  
抑何惑耶若公裔始返趙不可繼則葬訖無遷理橫逆  
之來誠非獲已然此記豈爲子孫敘勞亦願後之人思  
其艱而圖其易毋鏗舟求劍甘被給故特詳書墓地本

名茅裏坑其又曰高突頭曰畫泥培者蓋土人隨指片隅命之也

望科山墓碑記

嗚呼珩生甫三月本生考殿之府君已謝世至是而始得畢封斧之役怠且慢咎萬萬無可辭吾鄉之稽葬也限於地奪於議迫於時勢有懷莫遂率因循至累世罕能舉事竟成風俗恬不爲異私心恒戚之稍思振厲特以本生妣趙太宜人方健在命俟同穴故遲遲今太宜人痛亦見背則更何從解免哉望科山者兩亡兄之遺產也山脈發源黃堯透迤四五里自隆入夷旋過峽陂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陀屢折然後至初聞堪輿言但宜作課讀所因創建來青書屋旣剔除莽翳費宇齊平原隰改觀形狀斯顯見者乃謂應古兆域法蓋先疑其體微高下無薦藉增之堂室頓若憑几危而得安假令曩未營構厥後家逢張角費將絀詎意一時拮据圖度適足供此日奠安之用或者天之默相佑豫彌罅漏以底於成也猶子輩遽興畚捐土塋潔絕少礫譽俯臨楊聯廣基弗偪背倚陬隅之岳遞開兩脇左右舒臂翼以岡隴象璜玦然田疇縈帶櫛比橫列前峙二敦邱水繞麓行團固不散外則眾峯朝拱帖然巖然似都爲我設爰造大壙一奉府君暨

元配胡太宜人繼趙太宜人之櫬旁小曠各一靜軒先  
兄與嫂胡宜人分耐焉天下往往有失之目睫而人不  
加察以致徒勞其身傷其財者惟覓葬尤甚嘗觀夫擔  
簞躡屨甘重繭躑躅乎荒墟僻壤間窮年登陟迄少新  
獲輒唱曰我心已誠力已竭孟子所稱道在邇而求諸  
遠義可類推凡屬拘儒亦庶幾知審量矣茲區近當村  
之陰循省較便賴九原靈爽卽所自有俾克全功是爲  
厚幸憶昔乙酉修族譜曾繪墓圖誤文弁簡首而府君  
立塋直建乙未仲冬譜不及載余又定葬嗣考妣於吳  
門遙距鄉關恐久而或昧也用製記勒碑傳示子孫識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某處并戒按歲歸里與播祭母忽望科山俗呼芒柯山  
方語音同而訛欲確指故詳其主名

雙湖丙舍碑記

嗚呼今始得葬我嗣考崑山府君暨貞母汪太宜人於  
斯土也府君早卽世尚在我生之初先妣棄養爲道光  
壬午倏忽越十餘年矣淹柩浮厝履霜悽愴時疚厥心  
竊惟余邑安窀穸最難往往耗重貲盡付東流邇者人  
愈稠地愈隘卽值愈昂苦疊遭辛螫家遂落更末由希  
覬因是終夜發憤私憂齒臻頽邁設一旦委朝露茲舉  
不成罪何能贖適主講吳中詢風俗知緩葬者頗眇暇

輒徧覽郊原多平且曠覓購亦稍易久乃獲諸盤門外  
田方七畝載起幽宮依舊法試嘗而後開幸溫爽泯齧  
漬痕形家皆曰吉爰決策定期急還里奉靈輜以至慎  
臨窆窳實維丙申孟冬廿有六日築杵堅好必信必誠  
身親赴功弗俾貽悔雖然余非敢遽違桑梓也間考曩  
昔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未  
嘗仍反故都逮乎太公記稱其反葬于周特留爲太師  
陪文武耳延及五世殆又從太公耳太公本河內汲人  
錫茅齊境而不歸其鄉不歸其國義於反葬何居倘欲  
循古族葬之例則統我曾大父燕侯公裔丁男已七百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有奇長各立配數應倍凡峯坳澗曲偃仄畸零奚從求  
隴壤廣袤若斯況蘇郡固遠祖肇跡之區也禮貴泝本  
原而事貴權宜稱易窮則變變則通天下理勢所趨其  
可膠柱而昧輕重之衡甘冒明禁乎哉工旣竣邱封宰  
樹次第經營復構廬左側以爲春秋享祀庀器具所藉  
資憩息摠感慕兼防毀占召佃專司據周官墓大夫帥  
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守之鄭注厲埜域遮列處先  
鄭謂中有官寺後代墓不屬官故賈疏云萬民自爲守  
此則建置留遺之永永勿替者也是役也竭蹶支詘僅  
而克就又卽界內耐造生壙俟余之他日藏焉特製記

垂示子孫庶幾守墓道毋或猶豫遷徙其兆蓋當太湖石湖之間用目之曰雙湖丙舍云

雙湖丙舍復立碑記

蘇郡之太湖號稱巨浸而匯其旁者曰石湖若魯衛邾莒服附齊晉然石湖當楞伽山麓水亦歸太湖距山二里許余家新建墓焉墓借陰俯陽太湖在東石湖在西尾並北走夾墓址而環繞於前支流歧汙潏濳滌交併三迴四旋然後經蠡壘以去臨其穴初不見所爲湖也後有重溪彎如偃月風帆隨轉疑周中規中夷坦塍畦輻接形勢自暗分起伏外則山作右輔其脈由穹窿而來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迤邐至靈巖天平別聳楞伽之秀而吳山與大小橫山扈且屬共開九疊屏獅山虎邱對峙西北隅陽山更宮其外大抵皆內顧雙塔遙負一盤門一北寺本相隔越冢上觀之乃隱露林際不啻駢駕之標青狻矣粵檣版籍蓋吳縣一都十八圖北大字圩道出吳門橋過五龍橋折而右屈曲袞達頓覺屏謝塵囂壤域胥帖妥無槎枒狀入港之處有橋曰新安余宗自新安派遷涇名恰符近墓農畝曰朱田莊又適合余姓橋也莊也率莫詳所始果誰置之而誰命之者天下之物本非吾有而忽爲吾有竟似預定於機先往往如是竊念營畫此塋咸

賴家蓮洲蓮洲旣同族復系余姨表親故用心尤摯平生篤嗜青烏術羣書博覽理氣精研先屢閱不稱意無心偶得巧應天然用以知余之誠求并君之審諦實均關乎夙緣君語余曰初卜時雖極忤怙尙迷準向徬徨間倏覩雄雉起隴畔振翼南飛數鳴確因而憬悟布弧線辨正離位離繼照文明之象也雉爲華蟲古人冕服十二章繪之於衣亦取其文采殆祥兆與余曰君意良厚然余未敢冀葬原非以祈福也積歲焦慮幸獲繕完祇謂事宜急力宜殫親骨苟安我心稍寬追憶鞠育恩勤方不勝汎瀾何暇問諛墓之韓特吳中地素卑霖潦小高卷齋文集

卷一八

三

盛漲恐類欒水之齧脉今託基高原土人言水患無若道光癸未淹沒徧汙萊而茲區獨否水不及田者尺然則遇非常之災能免於難庶幾其可慰藉乎前記旣成聊再述以爲他日驗

族祖妣程孺人葬木主碣記

凡人之死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歸於天者靈歸於地者非靈故伊古祀先專奉神主雖軍旅大事必載齋車以行顧魂氣虛也形魄實也據其虛遂捐其實豈足盡焄蒿悽愴之心則後之君子重墓祭意固良厚若夫墓無確指不得以虛者實之卽魂氣所憑定形魄所



棲此又亡於禮者之禮也余族六甲祖廷瑞公諱道貞  
生明永樂癸巳正統間由吏員考滿入都授職聞母病  
不仕歸卒葬本里之陽武山元配倪孺人耐焉其繼配  
程孺人譜闕載故老相傳葬長楓鋪而歷桑海墓已就  
湮曩惟耐祭公墓公子五曰瑛初琳初璋初旺初碧初  
莫詳二配誰出今五子裔俱盛安知無出自程孺人者  
卽不然而與公敵體墳塋迷廢子孫何敢安適公孫天  
志公墓本在長楓鋪山麓旁多隙壤道光五年因合議  
卽其地建壙葬木主兼勒碣於中間嘗考前事將士戰  
歿僅葬齒髮甚且淪江湖招魂而葬或本非瘞骨之區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藏厥衣冠歸若高冢如錢塘岳忠武王墓維揚史忠正  
公墓皆衣冠耳過者憑弔忠毅英爽凜然如在何則鬼  
神之理與人之精意相流通苟誠敬積衷杳冥恍惚往  
往昭假聖王制祭所爲于彼于此或諸遠人殫徬徨求  
索之義也程孺人墓址既有主名特未能徧發以徵其  
竊然一邱無恙前後左右不踰咫尺復藉嗣孫虔侍大  
母九原有知靈之依乎是也何疑我朱氏自宋拙翁府  
君遷涇歷代墓並存偶遺失亦清釐得之乃至萬難訪  
獲宛轉經營務愜於志蓋繩武肫篤若斯視夫數典忘  
祖奕世泯迹遽憇置焉者豈可數計哉家咸章懷臣兩

秀才余稔識也踵告顛末爲作記垂示後來庶寒食薦  
椒漿永永無墜

都中重修涇縣義冢碑記

事濟於艱而襄於衆行之以忠厚悱惻之心則雖或溷  
其址撓其謀而卒無不立世之義舉大抵爲生者設耳  
義而冢澤兼施於死然情渙多澹忘地偏少驚觸歷久  
易弛而因循生無惑乎前人美意日就凌夷而莫之振  
也吾邑義冢居先農壇右前明天啟五年始營建見查  
行人曰俞所撰碑後更世變典掌闕人被侵沒蓋入

國朝數十年無究詰者雍正庚戌孝廉吳君嶺獨力訟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三

復之雖得直而精已儲其西北面未及盡復北尤甚今  
又將百年矣碑載四境胥有據而界畫混淆驟不可爬  
梳重以車馬之所蹂豚犬之所搯土漸頽剝使腐齒殘  
齧多暴於沮洳猥穢之區黃塵如織青燐不熒過者盡  
傷屢議列樹防隄率中寢已卯春公車麇集會新舊館  
規制具備僉曰鄉里往來幸託庇歡顏而憇置旅魄爲  
不仁畏難苟安爲不勇趣興役而圍上下冢二百十有  
六培而築之幸如也踰冢百餘武有高廟峙其北趙道  
士者夙猾黠悍然尼我成告之情弗從剖以理弗從卽  
湖蕩瓜分其中央亦弗從爰正之有司初康熙中吾邑

失業或指爲閒田四明葉某糾朋儕離廟三丈餘建閣  
祀文昌道士之祖眈睨焉某思其并也特立碑明閣與  
廟無所涉久之閣圯道士置豆棚其地而碑蔽於土梗  
尋當廟增堵牆聯屬如一至是道士疑碑可代券始稱  
有碑在命吏拓以呈則自納敗闕其覆盡發道士爽然  
語無措讞定嗟夫道士豈不欲匿其情殆司命明神怒  
而奪之魄而亦九原數百游魂之所環而訴者也循豆  
棚而西皆葦場與閩之泉郡壤相錯泉人先樹石爲塾  
及吾邑置塾則欲以新塾一移南數弓邑中人相度僅  
咫尺如其議成弧三角形戒守者勿敢抗糾紛旣靖工  
小萬卷齋文集 卷十八

乃訖費白金五百有奇并存若干金俾因時完葺由是  
疆域明塋兆固坡坨溝渠屹如醜如可以永久嘻亦艱  
哉同人謂宜重記事垂示後來時在都者吳雲樵少宰  
位最尊齒亦最長而夙夜趨公摘毫未暇轉屬余余竊  
謂吾邑好義之風於斯可觀矣貲出自館羸前之哀聚  
何其厚各効厥能無僂無諉何其公且奮道士妄思越  
畔但釐閣基歸之官而不毀其室不驅其人泉人密邇  
爲鄰且亦冢地毋歧視讓之以合好此皆忠厚悱惻之  
心之所迫而形而非激於意氣并有所圖利徇私而爲  
之也然則天下之不可已而已抑可已而不可已者其少

所取衷矣乎少宰曰善同人亦臆之遂書以爲記別請  
禁示刊碑樹冢側其斷案之文丈量之數與董事人姓  
氏則列諸館錄

### 大通鎮新遷義冢碑記

南條之水江爲大兩岸多山其決也較稀於河然及余  
身已再覩一乾隆戊申一道光癸未戊申惟荊州最甚  
餘稍殺癸未夏秋間霖霖積旬萬派奔注高漏數丈值  
東北風急海潮逆鼓江水不得入泛溢四出沿江上下  
悉被災且久瀦曩日民居汪洋成巨浸浮尸蔽壅厝構  
隨波去余時在金陵聞城中救生局募獲棺二千有奇  
小萬卷齋文藁

#### 卷一八

#### 三

湮淪若干尙難臆算嘻酷矣大通鎮者銅陵江干市集  
也距鎮二里許曰濱山麓向立義冢地頗窪驟雨輒露  
前牀及是遭衝齧漂蕩尤衆幸而存亦填委凌亂行路  
睨視用疚厥心越明年同邑徐君炳延創議移他所姪  
孫宗庇與協謀勸輸朋儔薰感贖足初購壤內有余  
氏塋來告遽減值畀之而別擇一區山故曾氏業旣售  
諸公乃牒孫明府榮明府嘉獎序簿端飭卽營建屆丙  
戌春仲工葺踵門以記請竊謂掩骼埋胔訓垂月令周  
禮并特設蜡氏之官古王仁心爲質下逮冥漠流傳至  
今而士君子猶往往力行弗怠可見秉彝之好苟善推

而近一水可達服賈者屬萃道光丙戌始置敦義堂創首四家踰數載競趨爭附爰議曰埋骨之舉常惻及行路矧繫桑梓烏容恕其立冢便羣許諾乃權餘息錙積而銖累之庚寅春購址於城西之南田舍廣三畝建塋畫界畢如也自是瘞瘠已十餘適余道出此間族叔某偕從孫某某等索記轉告之曰吾聞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是義者仁之施也而今世每喜言義論義之主名起於羞惡之端極之則浩然塞天地之間區區施惠似無足云雖然義宜也行所宜行而非圖利焉者卽爲義且惠施於生猶或以期後報若施之於死而死

小萬卷齋文藁

卷十八

墓

者又半無親舊直施諸冥漠不知之人則內交要譽都不關念而實由心之不忍義也而仁在其中矣天下事當爲而不爲者怯也可爲而不爲者慙也得爲而爲一人爲之兼與眾人爲之者尤義之公也冢域亦微耳而義可推恩理不越乎是嘗慨俗猥薄誼屬至親不難紵臂而奪之食疏逃死喪更復誰問苟能敦義若斯役古鄉大夫睦婣任恤之教庶幾其興乎固君子之所亟與者也書以識之并藉堅其約

